

水滸

第八十一回

燕青月夜遇道君

戴宗定計出樂和

話說梁山泊好漢，水戰三敗高俅，盡被擒捉上山。宋公明不肯殺害，盡數放還。高太尉許多人馬回京，就帶蕭讓、樂和前往京師，聽候招安一事，卻留下參謀聞煥章在梁山泊裏。那高俅在梁山泊時，親口說道：「我回到朝廷，親引蕭讓等，面見天子，便當力奏保舉，火速差人前來招安。」因此上就叫樂和爲伴，與蕭讓一同去了，不在話下。且說梁山泊衆頭目商議，宋江道：「我看高俅此去，未知真實。」吳用笑道：「我觀此人，生的蜂目蛇形，是個轉面忘恩之人。他折了許多軍馬，廢了朝廷許多錢糧，回到京師，必然推病不出，朦朧奏過天子，權將軍士歇息，蕭讓、樂和軟監在府裏。若要等招安，空勞神力！」宋江道：「似此怎生奈何？招安猶可，又且陷了二人。」吳用道：「哥哥再選兩個乖覺的人，多將金寶前去京師，探聽消息，就行鑽刺關節，把衷情達知今上，令高太尉藏匿不得，此爲上計。」燕青便起身說道：「舊年

鬧了東京，是小弟去李師師家入肩。不想這一場大鬧，他家已自猜了八分。只有一件，他卻是天子心愛的人，官家那裏疑他。他自必然奏說：「梁山泊知得陛下在此私行，故來驚嚇，已是遮過了。」如今小弟多把些金珠去那裏入肩，枕頭上關節最快。小弟可長可短，見機而作。」宋江道：「賢弟此去，須擔干係！」戴宗便道：「小弟幫他走去一遭。」「神機軍師」朱武道：「兄長昔日打華州時，嘗與宿太尉有恩。此人是個好心的。若得本官於天子前早晚題奏，亦是順事。」宋江想起九天玄女之言，「遇宿重重喜，莫非正應着此人身上。便請開參謀來堂上同坐。」宋江道：「相公會認得太尉宿元景麼？」聞煥章道：「他是在下同牕朋友，如今和聖上寸步不離。此人極是仁慈寬厚，待人接物，一團和氣。」宋江道：「實不瞞相公說：我等疑高太尉回京，必然不奏招安一節。宿太尉舊日在華州降香，曾與宋江有一面之識。今要使人去他那裏打個關節，求他添力，早晚於天子處題奏，共成此事。」聞參謀答道：「將軍既然如此，在下當修尺書奉去。」宋江大喜。隨即教取紙筆來，一面焚起好香，取出玄女課，望空祈禱，卜得個上上大吉之兆。隨即置酒，與戴宗、燕青送行。收拾金珠細軟之物，兩大籠子，書信隨身藏了，仍帶了開封府印信公文。兩個扮作公人，辭了頭領下山，渡過金沙灘，望東京進發。戴宗託着雨傘，背着個包裹。燕青把水火棍挑着籠子，拽扎起卓衫，腰繫着纏袋，脚下都是腿纏護膝，八搭麻鞋。於路免不得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不則一日，來到東京，不由順路入城，卻轉過萬壽門來。兩個到得城門邊，把門軍當住。燕青放下籠子，打着鄉談說道：「你做甚麼當我？」軍漢道：「殿帥府有鈞旨，梁山泊諸色人等，恐有夾帶入城，因此着仰各門，但有外鄉客人出入，好生盤詰。」燕青笑道：「你便是了事的公人，將着自家人，只管盤問。俺兩個從小在開封府勾當，這門下不知出入了幾萬遭，你顛倒只管盤問。梁山泊人，眼睜睜的都放他過去了。」便向身邊取出假公文，劈面丟將去道：「你看，這是開封府公文不是？」那監門官聽得喝道：「既是開封府公文，只管問他怎地放他入去？」燕青一把抓了公文，揣在懷裏，挑起籠子便走。戴宗也冷笑了一聲。兩個逕奔開封府前來，尋個客店安歇了。

次日，燕青換領布衫穿了，將搭膊繫了腰，換頂頭巾，歪戴着，只妝做小閒模樣。籠內取了一帕子金珠，分付戴宗道：「哥哥，小弟今日去李師師家幹事，倘有些撇撒，哥哥自快回去。」分付戴宗了當，一直取路，逕奔李師師家來。到的門前看時，依舊曲檻雕欄，綠牕朱戶，比先時又修的好。燕青便揭起斑竹簾子，從側首邊轉將入來，早聞的異香馥郁。入到客位前，見週週吊掛，名賢書畫；塔簷下放着三二十盆怪

石蒼松，坐榻盡是雕花香楠木；小牀坐褥，盡鋪錦繡。燕青微地咳嗽一聲，姬娘出來見了，便傳報李媽媽出來。看見是燕青，吃了一驚，便道：「你如何又來此間？」燕青道：「請出娘子來，小人自有話說。」李媽媽道：「你前番運畀我家，壞了房子。你有話便說。」燕青道：「須是娘子出來，方纔說的。」李師師在牕子後聽了多時，轉將出來。燕青看時，別是一般風韻，但見容貌似海棠滋曉露，腰肢如楊柳島東風，渾如閨苑瓊姬，絕勝桂宮仙妹。當下李師師輕移蓮步，款蹙湘裙，走到客位裏面。燕青起身，把那帕子放在桌上，先拜了李媽媽四拜，後拜李行首兩拜。李師師謙讓道：「免禮！俺年紀幼小，難以受拜。」燕青拜罷，起身道：「前者驚恐，小人等安身無處。」李師師道：「你休瞞我，你當初說道是——張閒，那兩個是山東客人。」臨期鬧了一場，不是我巧言奏過官家，別的人時，卻不滿門遭禍！他留下詞中兩句，道是：「六六雁行連八九，只等金雞消息。」我那時便自疑惑，正待要問，誰想駕到，後又鬧了這場，不曾問的。今喜汝來，且釋我心中的疑。你不要隱瞞，實對我說知；若不明言，決無干休！」燕青道：「小人實訴衷曲，花魁娘子，休要吃驚！前番來的那個黑矮身材，爲頭坐的，正是「呼保義」宋江；第二位坐的白俊面皮，三牙鬚那個，便是柴世宗嫡派子孫，「小旋風」柴進；這公人打扮，立在面前的，便是「神行太保」戴宗；門

首和楊太尉厮打的，正是「黑旋風」李逵；小人是北京大名府人氏，人都喚小人做「浪子」燕青。當初俺哥哥來東京求見娘子，教小人詐作張閒，來宅上入肩。俺哥哥要見尊顏，非圖買笑迎歡，只是久聞娘子遭際今上，以此親自特來告訴衷曲，指望將替天行道，保國安民之心，上達天聽，早得招安，免致生靈受苦。若蒙如此，則娘子是梁山泊數萬人之恩主也！如今被奸臣當道，讒佞專權，閉塞賢路，下情不能上達，因此上來尋這條門路，不想驚嚇娘子。今俺哥哥無可拜送，只有些少微物在此，萬望笑留。」燕青便打開帕子，攤在桌上，都是金珠寶貝器皿。那虔婆愛的是財，一見便喜，忙叫嫗子收拾過了，便請燕青進裏面小閣兒內坐地，安排好細食茶果，殷勤相待。原來李師師家，皇帝不時間來，因此上公子王孫，富豪子弟，誰敢來他家討茶吃！且說當時鋪下盤饌酒果，李師師親自相待。燕青道：「小人是個該死的人，如何敢對「花魁娘子」坐地？」李師師道：「休恁地說！你這一班義士，久聞大名，只是奈緣中間無有好人，與汝們衆位作成，因此上屈沉水泊。」燕青道：「前番陳太尉來招安，詔書上并無撫恤的言語，更兼抵換了御酒。第二番領詔招安，正是詔上要緊字樣，故意讀破句讀：「除宋江，盧俊義等大小人衆，所犯過惡，并與赦免。」因此上，又不曾歸順。童樞密引將軍來，只兩陣，殺的片甲不歸。次後高太尉役天下

民夫，造船征進，只三陣，人馬折其大半，高太尉被俺哥哥活捉上山，不肯殺害，重重管待，送回京師，生擒人數，盡都放還。他在梁山泊說了大誓，如回到朝廷，奏過天子，便來招安，因此帶了梁山泊兩個人來，一個是秀才蕭讓，一個是能唱樂和，眼見的把這兩人藏在家裏，不肯令他出來；損兵折將，必然瞞着天子。李師師道：「他這等破耗錢糧，損折兵將，如何敢奏這話？我盡知了。且飲數杯，別作商議。」燕青道：「小人天性不能飲酒。」李師師道：「路遠風霜到此，開懷也飲幾杯。」燕青被央不過，一杯兩盞，只得陪侍。原來這李師師是個風塵妓女，水性的人，見了燕青這表人物，能言快說，口舌利便，倒有心看上他。酒席之間，用些話來嘲惹他；數杯酒後，一言半語，便來撩撥。燕青是個百伶百俐的人，如何不省得？他卻是好漢胸襟，怕誤了哥哥大事，那裏敢來承惹？李師師道：「久聞的哥哥諸般樂藝，酒邊閒聽，願聞也好。」燕青答道：「小人頗學的些本事，怎敢在娘子跟前賣弄？」李師師道：「我便先吹一曲，教哥哥聽。」便喚姬嬛取簫來，錦袋內掣出那管鳳簫。李師師接來，口中輕輕吹動，端的是穿雲裂石之聲。燕青聽了，喝采不已。李師師吹了一曲，遞過簫來，與燕青道：「哥哥也吹一曲，與我聽則個。」燕青卻要那婆娘歡喜，只得把出本事來，接過簫，便嗚嗚咽咽，也吹一曲。李師師聽了，不住聲喝采說道：「哥哥原來恁

地吹的好簫！」李師師取過阮來，撥個小小的曲兒，教燕青聽，果然是玉珮齊鳴，黃鶯對轉，餘韻悠揚。燕青拜謝道：「小人也唱個曲兒，伏侍娘子。」頓開咽喉，唱的是聲清韻美，字正腔真。唱罷又拜。李師師執盞擎杯，親與燕青回酒謝唱，口兒裏悠悠放出些妖嬈聲嗽，來惹燕青；燕青緊緊的低了頭，唯喏而已。數杯之後，李師師笑道：「聞知哥哥好身紋繡，願求一觀如何？」燕青笑道：「小人賤體，雖有些花繡，怎敢在娘子跟前揼衣裸體？」李師師說道：「錦體社家子弟，那裏去問揼衣裸體？」三回五次，定要討看。燕青只的脫膊下來，李師師看了，十分大喜，把尖尖玉手，便摸他身上。燕青慌忙穿了衣裳。李師師再與燕青把盞，又把言語來調他。燕青恐怕他動手動腳，難以迴避，心生一計，便動問道：「娘子今年貴庚多少？」李師師答道：「師師今年二十有七。」燕青說道：「小人今年二十有五，卻小兩年。娘子既然錯愛，願拜爲姊妹！」燕青便起身，推金山，倒玉柱，拜了八拜。這八拜是拜住那婦人一點邪心，中間裏好幹大事；若是第二個，在酒色之中的，也把大事壞了。因此上單顯燕青心如鐵石，端的是好男子。當時燕青又請李媽媽來，也拜了，拜做乾娘。燕青辭回，李師師道：「小哥只在我家下，休去店東宿。」燕青道：「既蒙錯愛，小人回店中，取了些東西便來。」李師師道：「休教我這裏專望。」燕青道：「店中離此間不遠，

少刻便到。燕青暫別了李師師，逕到客店中，把上件事和戴宗說了。戴宗道：「如此最好！只恐兄弟心猿意馬，拴縛不定。」燕青道：「大丈夫處世，若爲酒色而忘其本，此與禽獸何異？燕青但有此心，死於萬劍之下！」戴宗笑道：「你我都是好漢，何必說誓！」燕青道：「如何不說誓？兄長必然生疑！」戴宗道：「你當速去，善觀方便，早幹了事便回，休教我久等。」宿太尉的書，也等你來下。」燕青收拾一包零碎金珠細軟之物，再回李師師家，將一半送與李媽媽，一半散與全家大小，無一個不歡喜。便向客位側邊，收拾一間房，教燕青安歇，合家大小，都叫叔叔。也是緣法機巧，至夜，卻好有人來報，天子今晚到來。燕青聽的，便去拜告李師師道：「姊姊做個方便，今夜教小弟得見聖顏，告的紙御筆赦書，赦了小弟罪犯，出自姊姊之德！」李師師道：「今晚定教你見天子一面，你却把些本事，動達天顏，赦書何愁沒有？」看看天晚，月色朦朧，花香馥郁，蘭麝芬芳，只見道君皇帝，引着一個小黃門，扮做白衣秀士，從地道中徑到李師師家後門來。到的閣子裏坐下，便教前後關閉了門戶，明晃晃點起燈燭熒煌。李師師冠梳插帶，整肅衣裳，前來接駕。拜舞起居，寒溫已了，天子命去其整妝衣服，相待寡人。李師師承旨，去其服色，迎駕入房。家間已準備下諸般細果，異品殺饌，擺在面前。李師師舉杯上勸天子，天子大喜，叫「愛卿近前，一處坐地！」李師師見天子龍顏大喜，向前奏道：「賤人有個姑舅兄弟，從小流落外方，今日纔歸，要見聖上，未敢擅便，乞取我王聖鑑。」天子道：「既然是你兄弟，便宣將來見寡人，有何妨？」嫺子遂喚燕青直到房內，面見天子。燕青納頭便拜。官家看了燕青一表人物，先自大喜。李師師叫燕青吹簫，伏侍聖上飲酒，少刻又撥一回阮，然後叫燕青唱曲。燕青再拜奏道：「所記無非是淫詞豔曲，如何敢伏侍聖上？」官家道：「寡人私行妓館，其意正要聽豔曲消悶，卿當勿疑。」燕青借過象板，再拜罷，對李師師道：「音韻差錯，望姊姊見教。」燕青頓開喉咽，手拿象板，唱漁家傲一曲，道是：

一別家山音信杳，百種相思，腸斷何時了。燕子不來花又老，一春瘦的腰兒小。薄倖郎君何日到，想自當初，莫要相逢好。好夢欲成還又覺，綠牕但覺鶯啼曉。

燕青唱罷，真乃是新鶯乍囀，清韻悠揚。天子甚喜，命教再唱。燕青拜倒在地，奏道：「臣有一隻減字木蘭花，上達天聽。」天子道：「好，寡人願聞！」燕青拜罷，遂唱減字木蘭花一曲，道是：

聽哀告，聽哀告，賤軀流落誰知道，誰知道，極天罔地，罪惡難分顛倒。有人提出火坑中，肝膽常存忠孝，常存忠孝，有朝須把大恩人報！

燕青唱罷，天子失驚，便問：「卿何故有此曲？」燕青大哭，拜在地下。天子轉疑，便道：「卿且訴胸中之事，寡人與卿理會。」燕青奏道：「臣有迷天之罪，不敢上奏！」天子曰：「赦卿無罪，但奏不妨！」燕青奏道：「臣自幼飄泊江湖，流落山東，跟隨客商，路經梁山泊過，致被劫擄上山，一住三年。今年方得脫身逃命，走回京師，雖然見的姊姊，則是不敢上街行走。倘或有人認得，通與做公的，此時如何分說？」李師師便奏道：「我兄弟心中，只有此苦，望陛下做主則個！」天子笑道：「此事容易，你是李行首兄弟，誰敢拿你！」燕青以目送情與李師師。李師師撒嬌撒癡，奏天子道：「我只要陛下親書一道赦書，赦免我兄弟，他纔放心。」天子云：「又無御寶在此，如何寫的？」李師師又奏道：「陛下親書御筆，便強似玉寶天符。救濟兄弟做的護身符時，也是賤人遭際聖時。」天子被逼不過，只得命取紙筆。嫺子隨即捧過文房四寶。燕青磨的墨濃，李師師遞過紫毫象管，天子拂開花箋黃紙，橫內大書一行。臨寫，又問燕青道：「寡人忘卿姓氏。」燕青道：「男女喚做燕青。」天子便寫御書道：

神霄王府真主宣和羽士虛靖道君皇帝，特赦燕青本身一應無罪，諸司不許拿問！

寫罷，下面押個御書花字。燕青再拜，叩頭受命，李師師執盞擎杯謝恩。天子便問：「汝在梁山泊，必

知那裏備細。」燕青奏道：「宋江這夥，旗上大書「替天行道」，堂設「忠義」爲名，不敢侵佔州府，不肯擾害良民，單殺賊官污吏讒佞之人，只是早望招安，願與國家出力。」天子乃曰：「寡人前者兩番降詔，遣人招安，如何抗拒，不伏歸降？」燕青奏道：「頭一番招安，詔書上並無撫恤招諭之言，更兼抵換了御酒，盡是村醪，以此變了事情。第二番招安，故把詔書讀破句讀，要除宋江，暗藏弊倖，因此又變了事情。童樞密引軍到來，只兩陣，殺得片甲不回。高太尉提督軍馬，又役天下民夫，修造戰船，征進，不曾得梁山泊一根折箭，只三陣，殺的手腳無措，軍馬折其三停，自己亦被活捉上山，許了招安，方纔放回，又帶了山上二人在此，卻留下開參謀在彼質當。」天子聽罷，便歎道：「寡人怎知此事！童貫回京時奏說：「軍士不伏暑熱，暫且收兵罷戰。」高俅回京奏道：「病患不能征進，權且罷戰回京。」李師師奏道：「陛下雖然聖明，身居九重，卻被奸臣閉塞賢路，如之奈何？」天子嗟歎不已。約有更深，燕青拿了赦書，叩頭安置，自去歇息。天子與李師師上牀同寢，當夜五更，自有內侍黃門接將去了。燕青起來，推進清早幹事，巡來客店裏，把說過的話，對戴宗一一說知。戴宗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多是幸事。我兩個去下宿太尉的書。」燕青道：「飯罷便去。」兩個吃了些早飯，打挾了一籠子金珠細軟之物，拿了書信，巡投宿太尉府中來。街

坊上借問人時，說太尉在內裏未歸。燕青道：「這早晚正是退朝時分，如何未歸？」街坊人道：「宿太尉是今上心愛的近侍官員，早晚與天子寸步不離，歸早歸晚，難以指定。」正說之間，有人報道：「這不是太尉來也！」燕青大喜，便對戴宗道：「哥哥，你只在此衙門前伺候，我自去見太尉去。」燕青近前，看見一簇錦衣花帽從人，捧着轎子。燕青就當街跪下，便道：「小人有書札上呈太尉。」宿太尉見了，叫道：「跟將進來！」燕青隨到廳前。太尉下了轎子，便投側首書院裏坐下。太尉叫燕青入來，便問道：「你是那裏來的幹人？」燕青道：「小人從山東來，今有聞參謀書札上呈。」太尉道：「那個聞參謀？」燕青便向懷中取出書，呈遞上去。宿太尉看了封皮，說道：「我道是那個聞參謀，原來是我幼年同臆的聞煥章！」遂拆開書來看時，寫道：

侍生聞煥章沐手百拜奉書

太尉恩相鈞座前。賤子自髫年時，出入門牆，已三十載矣！昨蒙高殿帥召至軍前，參謀大事。奈緣勸諫不從，忠言不聽，三番敗績，言之甚羞。高太尉與賤子一同被擄，陷於縲紲，義士宋公明寬裕仁慈，不忍加害。今高殿帥帶領梁山蕭讓、樂和赴京，欲請招安，留賤子在此質當。萬望恩相不惜

齒牙，早晚於天子前題奏，速降招安之典，俾令義士宋公明等，早得釋罪獲恩，建功立業，國家幸甚。天下幸甚！救取賤子，實領再生之賜。拂楮拳拳，幸垂照察。

宣和四年春正月

日 煥章再拜奉上

宿太尉看了書，大驚，便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燕青答道：「男女是梁山泊「浪子」燕青。」隨即出來，取了籠子，逕到書院裏。燕青稟道：「太尉在華州降香時，多曾伏侍太尉來，恩相緣何忘了？」宋江哥哥有些微物相送，聊表我哥哥寸心。每日占卜課內，只着求太尉提拔救濟。宋江等滿眼只望太尉來招安；若得恩相早晚於天子前題奏此事，則梁山泊十萬人之衆，皆感大恩！哥哥責着限次，男女便回。」燕青拜辭了，便出府來。宿太尉使人收了金珠寶物，已有在心。且說燕青便和戴宗回店中商議：「這兩件事都有些次第，只是蕭讓、樂和在高太尉府中，怎生得出？」戴宗道：「我和你依舊扮作山人，去高太尉府前伺候。等他府裏有人出來，把些金銀賄賂與他，賺得一個廝見，通了消息，便有商量。」當時兩個換了結束，帶將金銀，逕投太平橋來，在衙門前窺望了一回。只見府裏一個年紀小的虞候，搖擺將出來，燕青便向前與他施禮。那虞候道：「你是甚人？」燕青道：「請幹辦到茶肆中說話。」兩個到隈子內，與戴宗相

見了，同坐吃茶。燕青道：「實不瞞幹辦說：前者太尉從梁山泊帶來那兩個人，一個跟的叫做樂和，與我這哥哥是親眷，欲要見他一見，因此上相央幹辦。」虞候道：「你兩個且休說，節堂深處的勾當，誰理會的？」戴宗便向袖內取出一錠大銀，放在桌子上，對虞候道：「足下只引的樂和出來，相見一面，不要出衙門，便送這錠銀子與足下。」那人見了財物，一時利動人心，便道：「端的有這兩個人在裏面。太尉鈞旨，只教養在後花園裏歇宿。我與你喚他出來，說了話，你休失信，把銀子與我。」戴宗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那人便起身分付道：「你兩個只在此茶坊裏等我。」那人急急入府去了。戴宗、燕青兩個在茶房中，等不到半個時辰，只見那小虞候慌慌出來說道：「先把銀子來，樂和已叫出在耳房裏了。」戴宗與燕青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，就把銀子與他。虞候得了銀子，便引燕青耳房裏來見樂和。那虞候道：「你兩個快說了話便去！」燕青便與樂和道：「我同戴宗在這裏定計，賺得你兩個出去。」樂和道：「直把我兩個養在後花園中，牆垣又高，無計可出，折花梯子，盡都藏過了，如何能勾出來。」燕青道：「靠牆有樹麼？」樂和道：「傍邊一遭，都是大柳樹。」燕青道：「今夜晚間，只聽咳嗽爲號。我在外面，漾過兩條索去，你就相近的柳樹上，把索子絞縛了。我兩個在牆外，各把一條索子扯住，你兩個就從索上盤將出來。四更爲

期，不可失誤。」那虞候便道：「你兩個只管說甚的，快去罷！」樂和自入去了，暗暗通報了蕭讓、燕青，急急去與戴宗說知，當日至夜伺候着。且說燕青、戴宗兩個，就街上買了兩條纜索，藏在身邊，先去高太尉府後看了落腳處。原來離府後是條河，河邊卻有兩隻空船纜着，離岸不遠。兩個便就空船裏伏了，看看聽得更鼓已打四更，兩個便上岸來，遶着牆後咳嗽，只聽的牆裏應聲咳嗽，兩邊都已會意，燕青便把索來漾將過去。約莫裏面拴縛牢了，兩個在外面對絞定，緊緊地拽住索頭。只見樂和先盤出來，隨後便是蕭讓，兩個都溜將下來，卻把索子丟入牆內去了。卻去敲開客店門，房中取了行李，就店中打火，做了早飯吃，算了房宿錢。四個來到城門邊，等門開時，一湧出來，望梁山泊回報消息。不是這四個回來，有分教，宿太尉單奏此事，梁山泊全受招安。畢竟宿太尉怎生奏請聖旨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二回

梁山泊分金大買市

宋公明全夥受招安

話說燕青在李師師家遇見君皇帝，告得一道本身赦書，次後見了宿太尉，又和戴宗定計，去高

太尉府中賺出蕭讓、樂和四個人等城門開時，隨即出城，逕趕回梁山泊來，報知上項事務。且說李師師當夜不見燕青來家，心中亦有些疑慮。卻說高太尉府中親隨人，次日供送茶飯與蕭讓、樂和，就房中不見了二人，慌忙報知都管。都管便來花園中看時，只見柳樹邊拴着兩條羸索，已知走了二人，只得報知太尉。高俅聽罷，吃了一驚，越添憂悶，只在府中推病不出。次日五更，道君皇帝設朝，駕坐文德殿。文武班齊，天子宣命捲簾，旨令左右近臣，宣樞密使童貫出班。問道：「你去歲統十萬大軍，親爲招討，進梁山泊，勝敗如何？」童貫跪下，便奏道：「臣舊歲統率大軍，前去征進，非不效力，奈緣暑熱，軍士不伏水土，患病者衆，十死二三，臣見軍馬艱難，以此權且收兵罷戰，各歸本營操練。所有「御林軍」於路病患，多有損折。次後降詔，此夥賊人不伏招撫。及高俅以舟師征進，亦中途抱病而返。」天子大怒，喝道：「都是汝等妬賢嫉能，奸佞之臣，瞞着寡人行事！你去歲統兵征伐梁山泊，如何只兩陣，被寇兵殺的人馬辟易，片甲隻騎無還，遂令王師敗績。次後高俅那廝，廢了州郡多少錢糧，陷害了許多兵船，折了若干軍馬，自己又被寇活捉上山，宋江等不肯殺害，放將回來。寡人聞宋江這夥，不侵州府，不掠良民，只待招安，與國家出力，都是汝等不才貪佞之臣，枉受朝廷爵祿，壞了國家大事！汝掌管樞密，豈不自慚！本當拿問，姑免這

次，再犯不饒！」童貫默默無言，退在一邊。天子又問：「你大臣中，誰可前去招撫梁山泊？宋江等一班人衆？」聖宣未了，有殿前太尉宿元景出班跪下，奏道：「臣雖不才，願往一遭。」天子大喜：「寡人御筆親書丹詔。」便叫擡上御案，拂開詔紙，天子就御案上親書丹詔。左右近臣，捧過御寶，天子自行用訖。又命庫藏官，教取金牌三十六面，銀牌七十二面，紅錦三十六疋，綠錦七十二疋，黃封御酒一百八瓶，盡付與宿太尉。又贈正從表裏二十四疋，金字招安御旗一面，限次日便行。宿太尉就文德殿辭了天子。百官朝罷，童樞密羞慚滿面，回府推病，不敢入朝。高太尉聞知，恐懼無措，亦不敢入朝。有詩爲證：

一封恩詔出明光，

佇看梁山盡束裝。

知道懷柔勝征伐，

悔教赤子受虜傷。

且說宿太尉打擔了御酒，金銀牌面，段疋，表裏之物，上馬出城，打起御賜金字黃旗，衆官相送出南薰門，投濟州進發，不在話下。卻說燕青、戴宗、蕭讓、樂和四個，連夜到山寨，把上件事都說與宋公明并頭領知道。燕青便取出道君皇帝御筆親寫赦書，與宋江等衆人看了。吳用道：「此回必有佳音！」宋江焚起好香，取出九天玄女課來，望空祈禱祝告了，卜得個上上大吉之兆。宋江大喜，此事必成。再煩戴宗、燕

青前去探聽虛實，作急回報，好做準備。戴宗、燕青去了數日，回來報說：『朝廷差宿太尉親齋丹詔，更有御酒、金銀牌面、紅綠錦段、表裏，前來招安，早晚到也！』宋江聽罷，大喜，在忠義堂上，忙傳將令，分撥人員，從梁山泊直抵濟州地面，扎縛起二十四座山棚，上面都是結綵懸花，下面陳設笙簫鼓樂；各處附近州郡，雇倩樂人，分撥於各山棚去處，迎接詔勅。每一座山棚上，撥一個小頭目監管。一壁教人分投買辦菓品、海味、按酒、乾食等項，准備筵宴茶飯席面。且說宿太尉奉勅來梁山泊招安，一千人馬，迤邐都到濟州。太守張叔夜出郭迎接入城，館驛中安下。太守起居宿太尉已畢，把過接風酒。張叔夜稟道：『朝廷頒詔勅來招安，已是二次，蓋因不得其人，誤了國家大事。今者太尉此行，必與國家立大功也！』宿太尉乃言：『天子近聞梁山泊一夥，以義爲主，不侵州郡，不害良民，口稱替天行道，今差下官齋到天子御筆親書丹詔，勅賜金牌三十六面，銀牌七十二面，紅錦三十六疋，綠錦七十二疋，黃封御酒一百八瓶，表裏二十四疋，來此招安，禮物輕否？』張叔夜道：『這一班人，非在禮物輕重，要圖忠義報國，揚名後代。若得太尉早來如此，也不教國家損兵折將，虛耗了錢糧。此一夥義士歸降之後，必與朝廷建功立業。』宿太尉道：『下官在此專待，有煩太守親往山寨報知，着令准備迎接。』張叔夜答道：『小官願往。』隨即上馬出

城，帶了十數個從人，逕投梁山泊來。到得山下，早有小頭目接着，報上寨裏來。宋江聽罷，慌忙下山，迎接張太守上山，到忠義堂上，相見罷，張叔夜道：『義士恭喜！朝廷特遣殿前宿太尉、齋擎丹詔，御筆親書，前來招安，勅賜金牌、表裏、御酒、段疋，見在濟州城內。義士可以准備迎接詔旨。』宋江大喜，以手加額道：『宋江等再生之幸！』當時留請張太守茶飯。張叔夜道：『非是下官拒意，惟恐太尉見怪回遲。』宋江道：『略奉一杯，非敢爲禮。』張叔夜堅執便行。宋江忙教托出一盤金銀相送。張太守見了，便道：『這個決不敢受！』宋江道：『些少微物，聊表寸心。若事畢之後，尙容圖報。』張叔夜道：『深感義士厚意，且留於大寨，卻來請節，亦未爲晚。』太守可謂廉以律己者矣！有詩爲證：

濟州太守世無雙，

不愛黃金愛宋江。

信是清廉能服衆，

非關威勢可招降。

宋江便差大小軍師、吳用、朱武、并蕭讓、樂和四個，跟隨張太守下山，直往濟州來，參見宿太尉。約至後日，衆多大小頭目，離寨三十里外，伏道相迎。當時吳用等跟隨太守張叔夜連夜下山，直到濟州。次日，來館驛中，參見宿太尉，拜罷，跪在面前。宿太尉教平身起來，俱各命坐。四個謙讓，那裏敢坐。太尉問其姓

氏，吳用答道：『小生吳用，在下朱武，蕭讓，樂和，奉兄長宋公明命，特來迎接恩相。兄長與弟兄，後日離寨三十里外，伏道迎接。』宿太尉大喜，便道：『加亮先生，自從華州一別之後，已經數載，誰想今日得與重會。下官知汝弟兄之心，素懷忠義，只被奸臣閉塞，讒佞專權，使汝衆人，下情不能上達。目今天子悉已知之，特命下官齋到天子御筆親書丹詔，金銀牌面，紅綠錦段，御酒表裏，前來招安。汝等勿疑，盡心受領。』吳用等再拜稱謝道：『山野狂夫，有勞恩相降臨，感蒙天恩，皆出太尉之賜。衆弟兄刻骨銘心，難以補報。』張叔夜一面設宴管待。到第三日清晨，濟州裝起香車三座，將御酒另一處龍鳳盒內擡着金銀牌面，紅綠錦段，另一處扛擡；御書丹詔，龍亭內安放。宿太尉上了馬，靠龍亭東行，太守張叔夜騎馬在後相陪；吳用等四人，乘馬跟着，大小人伴，一齊簇擁。前面馬上，打着御賜鎗金黃旗，金鼓旗旛隊伍開路，出了濟州，迤邐前行。未及十里，早迎着山棚。宿太尉在馬上看了，見上面結綵懸花，下面笙簫鼓樂，迫道迎接。再行不過數十里，又是結綵山棚。前面望見香煙接道，宋江、盧俊義跪在前面，背後衆頭領齊齊都跪在地下，迎接恩詔。宿太尉道：『都教上馬。』一同迎至水邊，那梁山泊千百隻戰船，一齊渡將過去，直至金沙灘上岸。三關之上，三關之下，鼓樂喧天，軍士導從，儀衛不斷，異香繚繞，直至忠義堂前下馬。香車龍亭，擡放

忠義堂上。中間設着三個几案，都用黃羅龍鳳桌圍圍着。正中設萬歲龍牌，將御書丹詔，放在中間，金銀牌面，放在左邊，紅綠錦段，放在右邊，御酒表裏，亦放於前。金爐內焚着好香。宋江、盧俊義邀請宿太尉，張太守上堂設坐。左邊立着蕭讓，樂和，右邊立着裴宣，燕青。宋江、盧俊義等，都跪在堂前。裴宣喝拜，拜罷，蕭讓開讀詔文。

制曰：朕自即位以來，用仁義以治天下，公賞罰以定干戈，求賢未嘗少怠，愛民如恐不及，遐邇赤子，咸知朕心。切念宋江、盧俊義等，素懷忠義，不施暴虐，歸順之心已久，報效之志凜然。雖犯罪惡，各有所由，察其衷情，深可憐憫。朕今特差殿前太尉宿元景，齋捧詔書，親到梁山泊，將宋江等大小人員所犯罪惡，盡行赦免。給降金牌三十六面，紅錦三十六疋，賜與宋江等上頭領；銀牌七十二面，綠錦七十二疋，賜與宋江部下頭目。赦書到日，莫負朕心，早早歸順，必當重用。故茲詔赦，想宜悉知。

宣和四年春二月

日詔示

蕭讓讀罷丹詔，宋江等山呼萬歲，再拜謝恩已畢，宿太尉取過金銀牌面，紅綠錦段，令裴宣依次照

名給散已罷。叫開御酒，取過銀酒海，都傾在裏面，隨即取過鐵杓舀酒，就堂前溫熱，傾在銀壺內。宿太尉執着金鍾，斟過一杯酒來，對衆頭領道：「宿元景雖奉君命，特齋御酒到此，命賜衆頭領，誠恐義士見疑，元景先飲此杯，與衆義士看，勿得疑慮。」衆頭領稱謝不已。宿太尉飲畢，再斟酒來，先勸宋江，宋江舉杯跪飲。然後盧俊義、吳用、公孫勝、陸續飲酒，遍勸一百單八名頭領，俱飲一杯。宋江傳命，教收起御酒，卻請太尉居中而坐，衆頭領拜覆起居。宋江進前稱謝道：「宋江昨者西嶽得識台顏，多感太尉恩厚，於天子左右，力奏救拔，宋江等再見天日之光，銘心刻骨，不敢有忘。」宿太尉道：「元景雖知義士等忠義凜然，替天行道，奈緣不知就裏委曲之事，因此，天子左右未敢題奏，以致擔誤了許多時。前者收得開參謀書，又蒙厚禮，方知有此衷情。其日天子在披香殿上，官家與元景閒論，問起義士，以此元景奏知此事。不期天子已知備細，與某所奏相同。次日，天子駕坐文德殿，就百官之前，痛責童樞密、深怪、高太尉，累次無功，親命取過文房四寶，天子御筆親書丹詔，特差宿某，親到大寨，啓請衆頭領，煩望義士早早收拾朝京，休負聖天子宣召撫安之意。」衆皆大喜，拜手稱謝。禮畢，張太守推說地方有事，別了太尉，自回城內去了。這裏且說宋江，教請開參謀相見，宿太尉欣然話舊，滿堂歡喜。當請宿太尉居中上坐，開參謀對席相陪。堂上堂下，皆列位次，大設筵宴，輪番把盞。廳前大吹大擂，雖無炮龍烹鳳，端的是肉山酒海。當日盡皆大醉，各扶歸幕次安歇。次日又排筵宴，各各傾心露膽，講說平生之懷。第三日，再排席面，請宿太尉遊山，至暮盡醉方散。條爾已經數日，宿太尉要回，宋江等堅意相留。宿太尉道：「義士不知就裏，元景奉天子勅旨而來，到此間數日之久，荷蒙英雄慨然歸順，大義俱全。若不急回，誠恐奸臣相妬，別生異議。」宋江等道：「太尉既然如此，不敢苦留。今日盡此一醉，來早拜送恩相下山。」當時會集大小頭領，盡來集義飲宴。吃酒中間，衆皆稱謝。宿太尉又用好言撫恤，至晚方散。次日清晨，安排車馬，宋江親捧一盤金珠，到宿太尉幕次，再拜上獻。宿太尉那裏肯受。宋江再三獻納，方纔收了。打疊衣箱，拴束行李鞍馬，准備起程。其餘跟來人數，連日自是朱武、樂和管待，依例飲饌，酒量高低，並皆厚贈金銀財帛，衆人皆喜。仍將金寶齋送開參謀，亦不肯受。宋江堅執奉承，纔肯收納。宋江遂請開參謀隨同宿太尉回京師。梁山泊大小頭領，金鼓細樂，相送太尉下山，渡過金沙灘，俱送過三十里外，衆皆下馬，與宿太尉把盞餞行。宋江當先執盞擎杯道：「太尉恩相回見天顏，善言保奏。」宿太尉回道：「義士但且放心，只早早收拾朝京爲上。軍馬若到京師來，可先使人到我府中通報。俺先奏聞天子，使人持節來迎，方見十分公氣。」宋江道：「恩

相容覆。小可水注，自從王倫上山開創之後，卻是晁蓋上山，今至宋江，已經數載，附近居民，擾害不淺。小可愚意，今欲罄竭資財，買市十日，收拾已了，便當盡數朝京，安敢遲滯。亦望太尉將此愚衷，上達天聽，以寬限次。」宿太尉應允，別了衆人，帶了開詔，一千人馬，自投濟州而去。宋江等卻回大寨，到忠義堂上，鳴鼓聚衆，大小頭領坐下，諸多軍校都到堂前。宋江傳令：「衆弟兄在此，自從王倫開創山寨以來，次後晁天王上山建業，如此興旺。我自江州得衆兄弟相救到此，推我爲尊，已經數載。今日喜得朝廷招安，重見天日之面，早晚要去朝京，與國家出力。今來汝等衆人，但得府庫之物，納於庫中公用，其餘所得之資，並從均分。我等一百八人，上應天星，生死一處。今者天子寬恩降詔，赦罪招安，大小衆人，盡皆釋其所犯。我等一百八人，早晚朝京面聖，莫負天子洪恩。汝等軍校，也有自來落草的，也有隨衆上山的，亦有軍官失陷的，亦有擄掠來的。今次我等受了招安，俱赴朝廷。你等如願去的，作數上名進發；如不願去的，就這裏報名相辭。我自齋發你等下山，任從生理。」宋江號令已罷，着落裴宣，蕭讓照數上名。號令一下，三軍各自去商議。當下辭去的，也有三五百人，宋江皆賞錢物，齋發去了；願隨去充軍者，作數報官。次日，宋江又令蕭讓寫了告示，差人四散去貼，曉示臨近州郡鄉鎮村坊，各各報知，仍請諸人到山買市十日。其告

示曰：

梁山泊義士宋江等，謹以大義佈告四方。向因聚衆山林，多擾四方百姓。今日幸蒙

天子寬仁厚德，特降詔勅，赦免本罪，招安歸降，朝暮朝覲，無以酬謝，就本身買市十日。倘蒙不外，齋價前來，一一報答，並無虛謬。特此告知，遠近居民，勿疑辭避，惠然光臨，不勝萬幸。

宣和四年三月 日梁山泊義士宋江等謹請

蕭讓寫畢告示，差人去附近州郡，及四散村坊，盡行貼遍。發庫內金珠寶貝，綵段綾羅，紗緞等項，分散各頭領，并軍校人員，另選一分，爲上國進奉，其餘堆集山寨，盡行招人買市十日，於三月初三日爲始，至十三日止，宰下牛羊，醞造酒醴，但到山寨裏買市的人，盡以酒食管待，犒勞從人。至期，四方居民，擔囊負笈，霧集雲屯，俱至山寨。宋江傳令，以一舉十，俱各歡喜，拜謝下山。一連十日，每日如此。十日已外，住罷買市，號令大小，收拾赴京朝覲。宋江便要起送各家老小還鄉。吳用諫道：「兄長未可。且留衆寶眷在此山寨，待我等朝覲面君之後，承恩已定，那時發遣各家老小還鄉未遲。」宋江聽罷道：「軍師之言極當。」再傳將令，教頭領即便收拾，整頓軍士。宋江等隨即火速起身，早到濟州，謝了太守張叔夜。太守即設筵

宴，管待衆多義士，賞勞三軍人馬。宋江等辭了張太守，出城進發，帶領衆多軍馬，逕投東京來。先令戴宗、燕青前來京師宿太尉府中報知。太尉見說，隨即便入內裏，奏知天子。宋江等衆軍馬朝京。天子聞奏大喜，便差太尉并御駕指揮使一員，手持旌旄節鉞，出城迎接。當下宿太尉領聖旨出郭。且說宋江軍馬在路，甚是擺的整齊。前面打着兩面紅旗：一面上書「順天」二字，一面上書「護國」二字。衆頭領都是戎裝披掛，惟有吳學究綸巾羽服，公孫勝鶴氅道袍，魯智深烈火僧衣，武行者香卓直裰；其餘都是戰袍金鎧，本身服色。在路非止一日，來到京師城外，前逢御駕指揮使，持節迎着軍馬。宋江聞知，領衆頭領前來參見宿太尉已畢，且把軍馬屯駐新曹門外，下了寨柵，聽候聖旨。且說宿太尉并御駕指揮使入城，回奏天子說：「宋江等軍馬，俱屯在新曹門外，聽候聖旨。」天子乃曰：「寡人久聞梁山泊宋江等有一百八人，上應天星，更兼英雄勇猛。今已歸降，到於京師。寡人來日，引百官登宣德樓，可教宋江等，俱依臨敵披掛戎裝服色，休帶大隊人馬，只將三五百馬步軍進城，自東過西，寡人親要觀看。也教在城軍民，知此英雄豪傑，爲國良臣。然後卻令卸其衣甲，除去軍器，都穿所賜錦袍，從東華門而入，就文德殿朝見。」御駕指揮便直至行營寨前，口傳聖旨，與宋江等知道。次日，宋江傳令，教「鐵面孔目」裴宣，選揀彪形大

漢，五七百步軍，前面打着金鼓旗旛，後面擺着鎗刀斧鉞，中間豎着「順天」、「護國」二面紅旗，軍士各懸刀劍弓矢，衆人各各都穿本身披掛，戎裝袍甲，擺成隊伍，從東郭門而入。只見東京百姓軍民，扶老挈幼，迫路觀看，如覩天神。是時天子引百官在宣德樓上，臨軒觀看。見前面擺列金鼓旗旛，鎗刀斧鉞，各分隊伍；中有踏白馬軍，打起「順天」、「護國」二面紅旗，外有二三十騎馬上，隨軍鼓樂；後面衆多好漢，簇簇而行。怎見得英雄好漢，入城朝覲，但見：

風清玉陛，露挹金盤。東方旭日初升，北闕珠簾半捲。南薰門外，百八員義士歸心；宣德樓前，億萬歲君王刮目。肅威儀，乍行朝典，逞精神，猶整軍容。風雨日星，並識天顏之霽；電雷霹靂，不煩天討之威。帝闕前萬靈咸集；有聖，有仙，有那吒，有金剛，有閻羅，有判官，有門神，有太歲，乃至夜叉鬼魔，共仰道君皇帝；鳳樓下百獸來朝；爲彪，爲豹，爲麒麟，爲狻猊，爲犴狴，爲金翅，爲雕鵬，爲龜猿，以及犬鼠蛇蝎，皆知宋主人王。五龍夾日是爲「入雲龍」，「混江龍」，「出林龍」，「九紋龍」，「獨角龍」，如「出洞蛟」，「翻江蜃」，「自逐隊朝天衆虎離山」是爲「插翅虎」，「跳澗虎」，「錦毛虎」，「花項虎」，「青眼虎」，「笑面虎」，「矮脚虎」，「中箭虎」，若「病大蟲」，「母大

蟲」亦隨班行禮。原稱公侯伯子的，應諳朝儀；誰知塵舞山呼，亦許園丁，醫算匠作，船工之輩。凡生毛髮鬚髯的，自堪寵命，豈意緋袍紫綬，并加婦人浪子，和尚行者之身。擬空名，則太保軍師，郡馬，孔目，郎將，先鋒，官銜早列；比古人，則霸王，李廣，關索，溫侯，尉遲，仁貴，當代重生。有那生得好的，如「白面郎」插一枝花，擎着笛，扇，鼓，旛，欲歌且舞。看這生得醜的，似「青面獸」蒙鬼臉兒，拿着鎗，刀，鞭，箭，會戰能征。長的比「險道神」身長一丈；很的像「石將軍」力鎮三山。髮可赤，眼可青，俱各抱丹心一片；摸得天，跳得浪，決不走邪佞兩途。喜近君王，不似昔時「無面目」；恩寬防禦，果然此日「沒遮攔」。試看全夥裏舞鎗弄棒的書生，猶勝滿朝中欺君害民的官吏。義士今欣遇主，皇家始慶得人！

且說道君皇帝，同百官在宣德樓上，看了梁山泊宋江等這一行都從，喜動龍顏，心中大悅，與百官道：「此輩好漢，真英雄也！」歎羨不已。命殿頭官傳旨，教宋江等各換御賜錦袍，見帝。殿頭官領命，傳與宋江等，向東華門外脫去戎裝慣帶，穿了御賜紅綠錦袍，懸帶金銀牌面，各帶朝天巾幘，抹綠朝靴。惟公孫勝將紅錦裁成道袍，魯智深縫做僧衣，武行者改作直裰，皆不忘君賜也。宋江，盧俊義爲首，吳用，公孫

勝爲次，引領衆人，從東華門而入。當日整肅朝儀，陳設鸞駕，辰牌時候，天子駕陞文德殿。儀禮司官，引宋江等依次入朝，排班行禮。殿頭官贊拜，舞起居，山呼萬歲已畢，天子欣喜，勅宣上文德殿來，照依班次賜坐。命排御筵，勅光祿寺擺宴，良醞署進酒，珍羞署造食，掌醢署造飯，大官署供膳，教坊司奏樂。天子親御寶座陪宴，只見：

九重門啓，鳴噦噦之鸞聲；閭闔天開，靚巍巍之龍袞。筵開玳瑁，七寶器黃金嵌就；爐列麒麟，百和香龍腦修成。玻璃盞間琥珀鍾，瑪瑙杯聯珊瑚罍。赤瑛盤內，高堆麟脯鸞肝；紫玉碟中，滿釘駝蹄熊掌。桃花湯潔，縷塞北之黃羊；銀絲膾鮮，剖江南之赤鯉。黃金盞滿泛香醪，紫霞杯灑浮瓊液。五俎八簋，百味庶羞。糖澆就甘甜獅仙，麵製成香酥定勝。方當酒進五巡，正是湯陳三獻，教坊司鳳鸞韶舞，禮樂司排長伶官。朝鬼門道，分明開說，頭一個裝外的，黑漆幘頭，有如明鏡，描花羅襪，儼若生成；第二個戲色的，繫離水犀角腰帶，裹紅花綠葉羅巾，黃衣欄長襯短鞦靴，衫油襟密排山水樣；第三個末色的，裹結絨毬頭帽子，着縵役疊勝羅衫，最先來提掇甚分明，念幾段雜文真罕有；第四個淨色的，語言動衆，顏色繁過，依院本填腔調曲，按格範打諢發科；第五個貼淨的，忙中

九伯，眼目張狂，隊額角塗，一道明釵，劈面門抹兩色蛤粉，裹一頂油油膩膩舊頭巾，穿一領邈邈邈邈潑戲襖，喫六棒材板不嫌疼，打兩杖麻鞭渾似耍。這五人引領着六十四回隊舞優人，百二十名散做樂工，搬演雜劇，裝孤打攬，個個青巾桶帽，人人紅帶花袍。吹龍笛，擊鼗鼓，聲震雲霄；彈錦瑟，撫銀箏，韻驚魚鳥。弔百戲兼口誼諱，縱諧語齊聲喝采。裝扮的是：『太平年萬國來朝，』『雍熙世八仙慶壽。』搬演的是：『玄宗夢遊廣寒殿，』『狄青夜奪崑崙關。』也有神仙道侶，亦有孝子順孫。觀之者，真可堅其心志；聽之者，足以養其性情。須臾間，八個排長，簇擁着四個美人，歌舞雙行，吹彈並舉。歌的是：『朝天子，』『賀聖朝，』『感皇恩，』『殿前歡，』『治世之音，舞的是：』『醉回回，』『活觀音，』『柳青娘，』『鮑老兒，』『淳正之態。』果然道：『百寶裝腰帶，珍珠絡臂鞵。』笑時花近眼，舞罷錦纏頭。大宴已成，衆樂齊舉。主上無爲千萬壽，天顏有喜萬方同。有詩爲證：

九重鳳闕新開宴，

千歲龍墀舊賜衣。

蓋世功名能自立，

衷心忠義豈相違。

且說天子賜宋江等筵宴，至暮方散。謝恩已罷，宋江等俱各簪花出內，在西華門外，各各上馬，回歸

本寨。次日入城，禮儀司引至文德殿謝恩，喜動龍顏。天子欲加官爵，勅令宋江等來日受職。宋江等謝恩，出朝回寨，不在話下。又說樞密院官，具本上奏：『新降之人，未效功勞，不可輒便加爵，可待日後征討，建立功勳，量加官賞。現今數萬之衆，逼城下寨，甚爲不宜。陛下可將宋江等所部軍馬，原是京師有被陷之將，仍還本處，外路軍兵，各歸原所。其餘人衆，分作五路，山東、河北，分調開去，此爲上策。』次日，天子命御駕指揮使，直至宋江營中，口傳聖旨，令宋江等分開軍馬，各歸原所。衆頭領聽得，心中不悅，回道：『我等投降朝廷，都不曾見些官爵，便要將俺弟兄等分遣調開。俺等衆頭領，生死相隨，誓不相捨端的。要如此，我們只得再回梁山泊去。』宋江急忙止住，遂用忠言懇求來使，煩乞善言回奏。那指揮使回到朝廷，那裏敢隱蔽，只得把上項所言，奏聞天子。天子大驚，急宣樞密院官計議。有樞密使童貫奏道：『這廝們雖降，其心不改，終貽大患。以臣愚意，不若陛下傳旨，賺入京城，將此一百八人，盡數勦除，然後分散他的軍馬，以絕國家之患。』天子聽罷，聖意沉吟未決。向那御屏風背後，轉出一大臣，紫袍象簡，高聲喝道：『四邊狼煙未息，中間又起禍胎，都是汝等庸惡之臣，壞了聖朝天下。』正是：只憑立國安邦口，來救驚天動地人。畢竟御屏風後喝的那員大臣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三回

宋公明奉詔破大遼

陳橋驛瀟淚斬小卒

話說當年有遼國郎主，起兵前來，侵佔山後九州邊界；兵分四路而入，劫擄山東、山西，搶掠河南、河北各處州縣，申達表文，奏請朝廷求救。先經樞密院，然後得到御前。所有樞密童貫、同太師蔡京、太尉高俅、楊戩商議，納下表章不奏；只是行移隣近州府，催僧各處巡調軍馬，前去策應。正如擔雪填井一般。此事人皆盡知，只瞞着天子一個。適來四個賊臣設計，教樞密童貫啓奏，將宋江等衆，要行陷害。不期那御屏風後，轉出一員大臣來，喝住，正是殿前都太尉宿元景。便向殿前啓奏道：「陛下，宋江這夥好漢，方始歸降，一百八人，恩同手足，意若同胞，他們決不肯便折散分開，雖死不捨相離。如何今又要害他衆人性命？此輩好漢，智勇非同小可。倘或城中翻變起來，將何解救？現今遼國興兵十萬之衆，侵佔山後九州所屬縣治。各處申達表文求救，累次調兵前去征勦交鋒，如湯潑蟻。賊勢浩大，所遣官軍，又無良策，每每只是折兵損將，瞞着陛下不奏。以臣愚見，正好差宋江等全夥良將，部領所屬軍將人馬，直抵本境，收伏遼

賊，令此輩好漢建功，進用於國，實有便益。微臣不敢自尊，乞請聖鑒。」天子聽罷，宿太尉所奏，龍顏大喜，令此輩好漢建功，進用於國，實有便益。微臣不敢自尊，乞請聖鑒。」天子聽罷，宿太尉所奏，龍顏大喜，詢問衆官，俱言有理。天子大罵樞密院童貫等官：「都是汝等讒佞之徒，誤國之輩，妬賢嫉能，閉塞賢路，飾詞矯情，壞盡朝廷大事！姑恕情罪，免其追問。」天子親書詔勅，賜宋江爲破遼都先鋒，盧俊義爲副先鋒，其餘諸將，待建功之後，加官受爵。就差太尉宿元景親齎詔勅，去宋江軍前行營開讀。天子退朝，百官皆散。

且說宿太尉領了聖旨出朝，逕到宋江行寨軍前開讀。宋江等忙排香案迎接，跪聽詔勅已罷，衆皆大喜。宋江等拜謝宿太尉道：「某等衆人，正欲如此，與國家出力，建功立業，以爲忠臣。今得太尉恩相，力賜保奏，恩同父母。只有梁山泊晁天王靈位，未曾安厝；亦有各家老小家眷，未曾發送還鄉；所有城垣，未曾拆毀，戰船亦未曾將來。有煩恩相題奏，乞降聖旨，寬限旬日，還山了此數事，整頓器具，鎗刀，甲馬，便當盡忠報國。」宿太尉聽罷大喜，回奏天子。卽降聖旨，勅賜庫內取金一千兩，銀五十兩，綵段五千疋，頒賜衆將，就令太尉於庫藏開支，去行營俵散與衆將。原有老小者，賞賜給付與老小養贍終身；原無老小者，給付本人，自行收受。宋江奉勅，謝恩已畢，給散衆人收訖。宿太尉回朝，分付宋江道：「將軍還山，可速去

快來，先使人報知下官，不可遲誤！

再說宋江聚衆商議，所帶還山人數是誰？宋江與同軍師吳用、公孫勝、林冲、劉唐、杜遷、宋萬、朱貴、宋清、阮家三弟兄、馬步水軍一萬餘人回去；其餘大隊人馬，都隨盧先鋒在京師屯扎。宋江與吳用、公孫勝等，於路無話，回到梁山泊忠義堂上坐下。便傳將令，教各家老小眷屬，收拾行李，准備起程。一面叫宰殺豬羊，牲口，香燭，錢馬，祭獻晁天王，然後焚化靈牌。隨即將各家老小，各各送回原所州縣，上車乘馬，俱已去了。然後教自家莊客，送老小，宋太公，併家眷人口，再回鄆城縣朱家村，復爲良民。隨即叫阮家三弟兄，揀選合用船隻，其餘不堪用的小船，盡行給散與附近居民收用。山中應有屋宇房舍，任從居民搬拆；三關城垣，忠義等屋，盡行拆毀。一應事務，整理已了，收拾人馬，火速還京。

一路無話，早到東京。盧俊義等接至大寨。先使燕青入城，報知宿太尉，要辭天子，引領大軍起程。宿太尉見報，入內奏知天子。次日，引宋江於武英殿朝見天子，龍顏欣悅，賜酒已罷，玉音道：「卿等休辭道途跋涉，軍馬驅馳，與寡人征虜破邊，早奏凱歌而回，朕當重加錄用；其衆將校，量功加爵。卿勿怠焉！」宋江叩頭稱謝，端簡啓奏：「臣乃鄙猥小吏，誤犯刑典，流遞江州。醉後狂言，臨刑棄市，衆力救之，無處逃避，

遂乃潛身水泊，苟延微命。所犯罪惡，萬死難逃。今蒙聖上寬恤收錄，大赦曠蕩之恩，得蒙赦免本罪。臣披肝瀝膽，尚不能補報皇上之恩。今奉詔命，敢不竭力盡忠，死而後已！」天子大喜，再賜御酒，教取描金鵲畫弓箭一副，名馬一匹，全副鞍轡，寶刀一口，賜與宋江。宋江叩首謝恩，辭陛出內，將領天子御賜寶刀，鞍馬，弓箭，就帶回營，傳令諸軍將校，准備起行。

且說徽宗天子，次早令宿太尉傳下聖旨，教中書省院官二員，就陳橋驛與宋江先鋒犒勞三軍，每名軍士酒一瓶，肉一斤，對衆關支，毋得尅減。中書省得了聖旨，一面連更曉夜，整頓酒肉，差官二員，前去給散。

再說宋江傳令諸軍，便與軍師吳用計議，將軍馬分作二起進程，令五虎八彪將引軍先行，十驃騎將，在後，宋江、盧俊義、吳用、公孫勝統領中軍。水軍頭領三阮、李俊、張橫、張順，帶領童威、童猛、孟康、王定六，并水手頭目人等，撐駕戰船，自蔡河內出黃河，投北進發。宋江催趲三軍，取陳橋驛大路而進，號令軍將，毋得動擾鄉民。有詩爲證：

招搖旌旆出天京，

受命專師事遠征。

請看梁山軍紀律，

何如太尉御營兵。

且說中書省差到二員廂官，在陳橋驛給散酒肉，賞勞三軍。誰想這夥官員，貪濫無厭，徇私作弊，尅減酒肉。都是那等讒佞之徒，貪愛賄賂的人。卻將御賜的官酒，每瓶尅減只有半瓶，肉一斤，尅減六兩。前隊軍馬，盡行給散過了。後軍散到一隊阜軍之中，都是頭上黑盔，身披玄甲，卻是項充、李哀所管的牌手。那軍漢中一個軍校，接得酒肉過來看時，酒只半瓶，肉只十兩，指着廂官罵道：『都是你這等好利之徒，壞了朝廷恩賞！』廂官喝道：『我怎的是好利之徒？』那軍校道：『皇帝賜俺一瓶酒，一斤肉，你都尅減了。不是我們爭嘴，堪恨你這廝們無道理，佛面上去刮金！』廂官罵道：『你這大膽，剛不盡，殺不絕的賊！梁山泊反性，尙不改！』軍校大怒，把這酒和肉，劈臉都打將去。廂官喝道：『捉下這個潑賊！』那軍校就圍牌邊掣出刀來。廂官指着手大罵道：『腌臢草寇，拔刀敢殺誰？』軍校道：『俺在梁山泊時，強似你的好漢，被我殺了萬千。量你這等賊官，直些甚鳥？』廂官喝道：『你敢殺我？』那軍校走入一步，手起一刀飛去，正中廂官臉上，剝着撲地倒了。衆人發聲喊，都走了。那軍漢又趕將入來，再剝了幾刀，眼見的不能勾活了。衆軍漢簇住了不行。

當下項充、李哀飛報宋江。宋江聽得大驚，便與吳用商議，此事如之奈何。吳學究道：『省院官甚是不喜我等，今又做得這件事來，正中了他的機會。只可先把那軍校斬首號令，一面申復省院，勒兵聽罪。急急可叫戴宗、燕青悄悄進城，備細告知宿太尉。煩他預先奏知委曲，令中書省院讒害不得，方保無事。』宋江計議定了，飛馬親到陳橋驛邊。那軍校立在死屍邊不動。宋江自令人於館驛內，搬出酒肉，賞勞三軍，都教進前，卻喚這軍校直到館驛中，問其情節。那軍校答道：『他于梁山泊反賊，萬梁山泊反賊，罵俺們殺剛不盡，因此一時性起，殺了他，專待將軍聽罪。』宋江道：『他是朝廷命官，我兀自懼他，你如何便把他來殺了！須是要連累我等衆人，俺如今方始奉詔去破大遼，未曾見尺寸之功，倒做了這等的勾當，如之奈何？』那軍校叩首伏死。宋江哭道：『我自從上梁山泊以來，大小兄弟，不曾壞了一個。今日一身入官所管，寸步也由我不得。雖是你強氣未滅，使不的舊時性格。』這軍校道：『小人只是伏死。』宋江令那軍校痛飲一醉，教他樹下縊死，卻斬頭來號令。將廂官屍首，備棺槨盛貯，然後動文書申呈中書省院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戴宗、燕青潛地進城，逕到宿太尉府內，備細訴知衷情。當晚宿太尉入內，將上項事務，奏知天

子。次日，皇上於文德殿設朝，當有中書省院官出班奏曰：「新降將宋江部下士卒，殺死省院差去監散酒肉命官一員，乞聖旨拿問。」天子曰：「寡人待不委你省院來，事卻該你這衙門；你們又委用不得其人，以致惹起事端。賞軍酒肉，大破小用，軍士有名無實，以致如此。」省院等官又奏道：「御酒之物，誰敢尅減？」是時天威震怒，喝道：「寡人已自差人暗行體察，深知備細，爾等尚自巧言令色，對朕支吾寡人御賜之酒，一瓶尅半瓶，賜肉一斤，只有十兩，以致壯士一怒，目前流血！」天子喝問：「正犯安在？」省院官奏道：「宋江已自將本犯斬首號令示衆，申呈本院，勒兵聽罪。」天子曰：「他既斬了正犯軍士，宋江禁治不嚴之罪，權且紀錄，待破遼回日，量功理會。」省院官默默無言而退。天子當時傳旨，差官前去，催督宋江起程，所殺軍校，就於陳橋驛梟首示衆。

卻說宋江正在陳橋驛勒兵聽罪，只見駕上差官來到，着宋江等進兵征遼，違犯軍校，梟首示衆。宋江謝恩已畢，將軍校首級，掛於陳橋驛號令，將屍埋了。宋江大哭一場，垂淚上馬，提兵望北而進。每日兵行六十里，扎營下寨，所過州縣，秋毫無犯。沿路無話。將次相近遼境，宋江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道：「即日遼兵四路侵犯，我等分兵前去征討的是？只打城池的是？」吳用道：「若是分兵前去，奈緣地廣人稀，首

尾不能救應。不如只是打他幾個城池，卻再商量。若還攻擊得緊，他自然收兵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此計甚高！」隨卽喚過段景住來，分付道：「你走北路甚熟，可引領軍馬前進。近的是甚州縣？」段景住稟道：「前面便是檀州，正是遼國緊要隘口。有條水路，港汊最深，喚做潞水，圍圍繞着城池。這潞水直通渭河，須用戰船征進。宜先遣水軍頭領船隻到了，然後水陸並進，船騎相連，可取檀州。」宋江聽罷，便使戴宗催促水軍頭領李俊等，曉夜趨船至潞水取齊。

卻說宋江整點人馬，水軍船隻，約會日期，水陸並行，殺投檀州來。且說檀州城內，守把城池番官，卻是遼國洞仙侍郎手下四員猛將：一個喚做阿里奇，一個喚做咬兒惟康，一個喚做楚明玉，一個喚做曹明濟。此四員戰將，皆有萬夫不當之勇。聞知宋朝差宋江全夥到來，一面寫表中奏郎主，一面關報隣近 薊州，霸州，涿州，雄州救應。一面調兵出城迎敵。便差阿里奇，楚明玉兩個，引兵出戰。

且說「大刀」關勝，在於前部先鋒，引軍殺近檀州所屬密雲縣來。縣官聞的，飛報與兩個番將說道：「宋朝軍馬，大張旗號，乃是梁山泊新受招安宋江這夥。」阿里奇聽了，笑道：「既是這夥草寇，何足道哉！」傳令教番兵扎拈已了，來日出密雲縣，與宋江交鋒。

次日，宋江聽報遼兵已近，即時傳令將士交鋒，要看頭勢，休要失支脫節。衆將得令，披掛上馬。宋江、盧俊義，俱各戎裝擐帶，親在軍前監戰。遠遠望見遼兵蓋地而來，黑洞洞遮天蔽日，都是皁雕旗。兩下齊把弓弩射住陣脚。只見對陣皁旗開處，正中間捧出一員番將，騎着一匹達馬，彎環踢跳。宋江看那番將時，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戴一頂三叉紫金冠，冠口內拴兩根雉尾。穿一領襯甲白羅袍，袍背上繡三個鳳凰。披一副連環鑲鐵鎧，繫一條嵌寶獅蠻帶，著一對雲根鷹爪靴，掛一條護項銷金帕，帶一張鵲畫鐵胎弓，懸一壺鵬翎鈚子箭。手搭梨花點鋼鎗，坐騎銀色拳花馬。

那番官旗號上寫的分明：『大遼上將阿里奇。』宋江看了，與諸將道：『此番將不可輕敵！』言未絕，『金鎗手』徐寧出戰，橫着鉤鎌鎗，驟坐下馬，直臨陣前。番將阿里奇見了大罵道：『宋朝合敗，命草寇爲將，敢來侵犯大國，尙不知死！』徐寧喝道：『辱國小將，敢出穢言！』兩軍納喊。徐寧與阿里奇搶到核心交戰，兩馬相逢，兵器並舉。二將鬪不過三十餘合，徐寧敵不住番將，望本陣便走。花榮急取弓箭在手，那番將正趕將來。張清又早按住鞍轡，探手去錦袋內取個石子，看着番將較親，照面門上只一石子，

正中阿里奇左眼，翻筋斗落於馬下。這裏花榮、林冲、秦明、索超，四將齊出，先搶了那匹好馬，活捉了阿里奇歸陣。副將楚明玉見折了阿里奇，急要向前去救時，被宋江大隊軍馬，前後掩殺將來，就棄了密雲縣。大敗虧輸，奔檀州來。宋江且不追趕，就在密雲縣屯扎下營。看番將阿里奇時，打破眉梢，損其一目，負痛身死。宋江傳令，教把番官屍骸燒化。功績簿上，標寫『張清第一功。』就將阿里奇連環鑲鐵鎧，出白梨花鎗，嵌寶獅蠻帶，銀色拳花馬，并靴、袍、弓、箭，都賜了張清。是日，且就密雲縣中，衆皆作賀，設宴飲酒，不在話下。

次日，宋江陞帳，傳令起軍，都離密雲縣，直抵檀州來。卻說檀州洞仙侍郎聽得報來，折了一員正將，堅閉城門，不出迎敵；又聽的報有水軍戰船，在於城下，遂乃引衆番將，上城觀看。只見宋江陣中猛將，搖旗納喊，耀武揚威，搭戰廝殺。洞仙侍郎見了說道：『似此，怎不輸了小將軍阿里奇？』當下副將楚明玉答應道：『小將軍那裏是輸與那廝蠻兵先輸了，俺小將軍趕將過去，被那裏一個穿綠的蠻子，一石子打下馬去。那廝隊裏四個蠻子，四條鎗，便來攔住了。俺這壁廂措手不及，以此輸與他了。』洞仙侍郎道：『那個打石子的蠻子，怎地模樣？』左右有認得的，指着說道：『城下兀那個帶青包巾，現今披着小將

軍的衣甲，騎着小將軍的馬，那個便是。」洞仙侍郎攀着女牆邊看時，只見張清已自先見了，趨馬向前，只一石子飛來，左右齊叫一聲躲時，那石子早從洞仙侍郎耳根邊擦過，把耳輪擦了一片皮。洞仙侍郎負疼道：「這個蠻子，直這般利害！」下城來，一面寫表，申奏大遼郎主，一面行報外境各州隄備。

卻說宋江引兵在城下，一連打了三五日，不能取勝，再引軍馬，回密雲縣屯駐，帳中坐下，計議破城之策。只見戴宗報來，取到水軍頭領，乘駕戰船，都到潞水。宋江便教李俊等到軍中商議。李俊等都到帳前參見宋江。宋江道：「今次廝殺，不比在梁山泊時，可要先探水勢深淺，方可進兵。我看這條潞水，水勢甚急，倘或一失，難以救應。爾等宜仔細，不可托大，將船隻蓋伏的好着，只扮作運糧船相似。你等頭領，各帶暗器，潛伏於船內。止着三五人撐駕搖櫓，岸上着兩人擗拽，一步步挨到城下，把船泊在兩岸，待我這裏進兵。城中知道，必開水門來搶糧船。爾等伏兵卻起，奪他水門，可成大功。」李俊等聽令去了。只見探水小校報道：「西北上有一彪軍馬，捲殺而來，都打着皁雕旗，約有一萬餘人，望檀州來了。」吳用道：「必是遼國調來救兵。我這裏先差幾將攔截廝殺，殺的散時，免令城中得他壯膽。」宋江便差張清、董平、關勝、林冲，各帶十數個小頭領，五千軍馬，飛奔前來。

原來遼國郎主，聞知說是梁山泊宋江這夥好漢，領兵殺至檀州，圍了城子，特差這兩個皇姪，前來救應。一個喚做耶律國珍，一個喚做國寶。兩個乃是遼國上將，又是皇姪，皆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引起一萬番兵，來救檀州。看看至近，迎着宋兵。兩邊擺開陣勢，兩員番將，一齊出馬，但見：

頭戴粧金嵌寶三叉紫金冠，身披錦邊珠嵌鎖子黃金鏡。身上猩猩血染戰紅袍，袍上斑斑錦織金翅鵬。腰繫白玉帶，背插虎頭牌。左邊袋內插雕弓，右手壺中攢硬箭。手中搭丈二綠沉鎗，坐下騎九尺銀鬃馬。

那番將是弟兄兩個，都一般打扮，都一般使鎗。宋兵迎着，擺開陣勢。「雙鎗將」董平出馬，厲聲高叫：「來者甚處番賊？」那耶律國珍大怒，喝道：「水洼草寇，敢來犯吾大國，倒問俺那裏來的？」董平也不再問，躍馬挺鎗，直搶耶律國珍。那番家年少的將軍，性氣正剛，那裏肯饒人一步，挺起鋼鎗，直迎過來。二馬相交，三鎗亂舉。二將正在征塵影裏，殺氣叢中，使雙槍的，另有槍法；使單槍的，各用神機。兩個鬪過五十合，不分勝敗。那耶律國寶見哥哥戰了許多時，恐怕力怯，就中軍篩起鑼來。耶律國珍正鬪到熱處，聽的鳴鑼，急要脫身，被董平兩條槍絞住，那裏肯放。耶律國珍此時心忙，槍法慢了些，被董平右手逼過

綠沉槍，使起左手槍來，望番將項根上只一槍，搗個正着。可憐耶律國珍，金冠倒卓，兩脚登空，落於馬下。兄弟耶律國寶看見哥哥落馬，便搶出陣來，一騎馬，一條槍，奔來救取。宋兵陣上「沒羽箭」張清，見他過來，這裏那得放空，在馬上約住梨花槍，探隻手去錦袋內，拈出一個石子，把馬一拍，飛出陣前。這耶律國寶飛也似來，張清迎頭撲將去。兩騎馬隔不的十來丈遠近，番將不隄防，只道他來交戰。只見張清手起，喝聲道：「着！」那石子望耶律國寶面上打個正着，翻筋斗落馬。關勝、林冲擁兵掩殺。遼兵無主，東西亂攙。只一陣，殺散遼兵萬餘人馬，把兩個番官，全副鞍馬，兩面金牌，收拾寶冠袍甲，仍割下兩顆首級，當時奪了戰馬一千餘匹，解到密雲縣來見宋江獻納。宋江大喜，賞勞三軍，書寫董平、張清第二功，等打破檀州，一併申奏。

宋江與吳用商議到晚，寫下軍帖，差關勝、林冲，引領一彪軍馬，從西北上去取檀州；再調呼延灼、董平，也引一彪軍馬，從東北上進兵；卻教盧俊義引一彪軍馬，從西南上取路；我等中軍，從東南路上去。只聽的砲響，一齊進發。卻差砲手凌振，及李逵、樊瑞、鮑旭，并牌手項充、李袞，將帶滾牌軍一千餘人，直去城下，施放號砲。至二更爲期，水陸並進。各路軍兵，都要廝應。號令已了，諸軍各各准備取城。

且說洞仙侍郎正在檀州堅守，專望救兵到來；卻有皇姪敗殘人馬，逃命奔入城中，備細告說，兩個皇姪大王，耶律國珍被個使雙鎗的害了，耶律國寶被個戴青包巾的，使石子打下馬來拿去。洞仙侍郎跌脚罵道：「又是這蠻子！不爭損了二位皇姪，教俺有甚面目去見郎主！拿住那個青包巾的蠻子時，碎碎的割那廝！」至晚，番兵報洞仙侍郎道：「潞水河內，有五七百隻糧船，泊在兩岸，遠遠處又有軍馬來也！」洞仙侍郎聽了道：「那蠻子不識俺的水路，錯把糧船直行到這裏。岸上人馬，一定是來尋糧船。」便差三員番將，楚明玉、曹明濟，咬兒惟康，前來分付道：「那宋江等蠻子，今晚又調許多人馬來，卻有若干糧船，在俺河裏。可教咬兒惟康引一千軍馬出城衝突，卻教楚明玉、曹明濟開放水門，從緊溜裏放船出去。三停之內，截他二停糧船，便是汝等幹大功也！」不知成敗何如，有詩爲證：

妙算從來迥不同，

檀州城下列艨艟。

侍郎不識兵家意，

反自開門把路通。

再說宋江人馬，當晚黃昏左側，李逵、樊瑞爲首，將引步軍在城下大罵。洞仙侍郎叫咬兒惟康，催遣軍馬，出城衝殺。城門開處，放下吊橋，遼兵出城。卻說李逵、樊瑞、鮑旭、項充、李袞五個好漢，引一千步軍，盡

是悍勇刀牌手，就吊橋邊衝住，番軍人馬，那裏能勾出的城來。凌振卻在軍中，搭起砲架，準備放砲，只等時候來到。由他城上放箭，自有牌手左右遮抵着，鮑旭却在後面納喊。雖是一千餘人，卻有萬餘人的氣象。洞仙侍郎在城中見軍馬衝突不出，急叫楚明玉、曹明濟開了水門搶船。此時宋江水軍頭領都已先自伏在船中準備，未曾動彈。見他水門開了，一片片絞起閘板，放出戰船來。凌振得了消息，便先點起一個風火砲來。砲聲響處，兩邊戰船，廝迎將來，抵敵番船。左邊踴出李俊、張橫、張順，右邊踴出阮家三弟兄，都使着戰船，殺入番船隊裏。番將楚明玉、曹明濟，見戰船踴躍而來，抵敵不住，料道有埋伏軍兵，急待要回船，早被這裏水手軍兵，都跳過船來，只得上岸而走。宋江水軍那六個頭領，先搶了水門。管門番將，殺的殺了，走的走了。這楚明玉、曹明濟，各自逃命去了。水門上預先一把火起，凌振又放一個車箱砲來。那砲直飛在半天裏響。洞仙侍郎聽的火砲連天聲響，嚇的魂不附體。李遼、樊瑞、鮑旭引領牌手項充、李袞等衆，直殺入城。洞仙侍郎和咬兒惟康在城中，看見城門已被奪了，又見四路宋兵，一齊都殺到來，只得上馬，棄了城池，出北門便走。未及二里，正撞着「大刀」關勝、「豹子頭」林冲，攔住去路。正是天羅密佈難移步，地網高張怎脫身。畢竟洞仙侍郎怎的逃生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四回

宋公明兵打薊州城

盧俊義大戰玉田縣

話說洞仙侍郎見檀州已失，只得奔走出城，同咬兒惟康擁護而行。正撞着林冲、關勝，大殺一陣，那裏有心戀戰，望刺斜裏，死命撞出去。關勝、林冲要搶城子，也不來追趕，且奔入城。

卻說宋江引大隊軍馬入檀州，趕散番軍，一面出榜，安撫百姓軍民，秋毫不許有犯。傳令教把戰船盡數收入城中。一面賞勞三軍，及將在城遼國所用官員，有姓者仍前委用，無姓番官，盡行發遣出城，還於沙漠。一面寫表申奏朝廷，得了檀州，盡將府庫財帛金寶，解赴京師，寫書申呈宿太尉，題奏此事。

天子聞奏，龍顏大喜。隨即降旨，欽差東京府同知趙安撫統領二萬御營軍馬，前來監戰。卻說宋江等聽的報來，引衆將出郭遠遠迎接，入到檀州府內歇下，權爲行軍帥府。諸將頭目，盡來參見，施禮已畢。原來這趙安撫，祖是趙家宗派，爲人寬仁厚德，作事端方，亦是宿太尉於天子前保奏，特差此人上邊，監督兵馬。這趙安撫見了宋江仁德，十分歡喜，說道：「聖上已知你等衆將用心，軍士勞苦，特差下官前來

軍前監督，就齎賞賜金銀段疋二十五車，但有奇功，申奏朝廷，請降官封。將軍今已得了州郡，下官再當申達朝廷。衆將皆須盡忠竭力，早成大功，班師回京，天子必當重用。」宋江等拜謝道：「請煩安撫相公鎮守檀州，小將等分兵攻取遼國緊要州郡，教他首尾不能相顧。」一面將賞賜俵散軍將，一面勒回各路軍馬聽調，攻取遼國州郡。有楊雄稟道：「前面便是薊州相近。此處是個大郡，錢糧極廣，米麥豐盈，乃是遼國庫藏。打了薊州，諸處可取。」宋江聽罷，便請軍師吳用商議。

卻說洞仙侍郎與咬兒惟康正往東走，撞見楚明玉、曹明濟，引着些敗殘軍馬，一同投奔薊州。入的城來，見了御弟大王耶律得重，訴說：「宋江兵將浩大，內有一個使石子的蠻子，十分了得。那石子百發百中，不放一個空，最會打人。兩位皇姪并小將阿里奇，盡是被他石子打死了。」耶律大王道：「既是這般，你且在這裏幫俺殺那蠻子。」說猶未了，只見流星探馬報將來，說道：「宋江兵分兩路，來打薊州，一路殺至平峪縣，一路殺至玉田縣。」御弟大王聽了，隨即便教「洞仙侍郎，將引本部軍馬，把住平峪縣口，不要和他廝殺。俺先引兵，且拿了玉田縣的蠻子，卻從背後抄將過來，平峪縣的蠻子，走往那裏去？」一邊關報薊州、幽州，教兩路軍馬，前來接應。」原來這薊州，卻是遼國郎主差御弟耶律得重守把。部領四

個孩兒：長子宗雲，次子宗電，三子宗雷，四子宗霖。手下十數員戰將，一個總兵大將，喚做寶密聖，一個副總兵，喚做天山勇，守着薊州城池。當時御弟大王，囑付寶密聖守城，親引大軍，將帶四個孩兒，并副總兵天山勇，飛奔玉田縣來。

且說宋江引兵前至平峪縣，見前面把住關隘，未敢進兵，就平峪縣西屯住……卻說盧俊義引許多戰將，三萬人馬，前到玉田縣，早與遼兵相近。盧俊義便與軍師朱武商議道：「目今與遼兵相近，只是吳人不識越境，到他地理生疎，何策可取？」朱武答道：「若論愚意，未知他地理，諸軍不可擅進；可將隊伍擺爲長蛇之勢，首尾相應，循環無端；如此則不愁地理生疎。」盧先鋒道：「軍師所言，正合吾意。」遂乃催兵前進。遠遠望見遼兵蓋地而來，但見：

黃沙漫漫，黑霧濃濃。阜雕旗展一派烏雲，拐子馬蕩半天殺氣。青氈笠帽，似千池荷葉弄輕風；鐵打兜盔，如萬頃海洋凝凍日。人人衣襟左掩，個個髮搭齊肩。連環鐵鎧重披，刺納戰袍緊繫。番軍壯健，黑面皮碧眼黃鬚；遼馬咆哮，闊肩膀鋼腰鐵腳。羊角弓攢沙柳箭，虎皮袍襯窄雕鞍。生居邊塞，長成會拽硬弓；世本朔方，養大能騎劣馬。銅鞮羯鼓軍前打，蘆葉胡笳馬上吹。

那御弟大王耶律得重，引兵先到玉田縣，將軍馬擺開陣勢。宋軍中朱武上雲梯看了下來，回報盧先鋒道：「番人佈的陣，乃是「五虎靠山陣」，不足爲奇。」朱武再上將臺，把號旗招動，左盤右旋，調撥衆軍，也擺一個陣勢。盧俊義看了不識，問道：「此是何陣勢？」朱武道：「此乃是「鯤化爲鵬陣」。」盧俊義道：「何爲「鯤化爲鵬？」」朱武道：「北海有魚，其名曰鯤，能化大鵬，一飛九萬里。此陣遠觀近看，只是個小陣，若來攻時，便變做大陣，因此喚做「鯤化爲鵬」。」盧俊義聽了，稱讚不已。

對陣敵軍鼓響，門旗開處，那御弟大王，親自出馬，四個孩兒，分在左右，都是一般披掛，但見：

頭戴鐵縵笠，鐵箭番盔，上拴純黑球纓。身襯寶圓鏡，柳葉細甲，繫條獅蠻金帶。踏鞴靴半彎鷹嘴，梨花袍錦繡盤龍。各掛強弓硬弩，都騎駿馬雕鞍。腰間盡插銀鋸劍，手內齊拿掃帚刀。

中間御弟大王，兩邊四個小將軍，身上兩肩胛，都懸着小小明鏡，鏡邊對嵌着卓纓。四口寶刀，四騎快馬，齊齊擺在陣前。那御弟大王背後，又是層層擺列，自有許多戰將。那四員小將軍高聲大叫：「汝等草賊，何敢犯吾邊界？」盧俊義聽的，便問道：「兩軍臨敵，那個英雄當先出戰？」說猶未了，只見「大刀」關勝，舞起青龍偃月刀，爭先出馬。那邊番將耶律宗雲，舞刀拍馬，來迎關勝。兩個鬪不上五合，耶律宗霖

拍馬舞刀，便來協助。呼延灼見了，舉起雙鞭，直出迎住廝殺。那兩個耶律宗電耶律宗雷弟兄，挺刀躍馬，齊出交戰。這裏徐寧，索超，各舉兵器相迎。四對兒在陣前廝殺，絞做一團，打做一塊。

正鬪之間，「沒羽箭」張清看見，悄悄的縱馬趨向陣前。卻有檀州敗殘的軍士，認的張清，慌忙報知御弟大王道：「這對陣穿綠戰袍的蠻子，便是慣飛石子的。他如今趨馬出陣來，又使前番手段。」天山勇聽了便道：「大王放心，教這蠻子喫俺一弩箭！」原來那天山勇，馬上慣使漆抹弩，一尺來長鐵翎箭，有名喚做「一點油」。那天山勇在馬上把了事環帶住，趨馬出陣，教兩個副將在前面影射着，三騎馬悄悄直趨至陣前。張清又先見了，偷取石子在手，看着那番官當頭的，只一石子，急叫「着！」早從盔上察過。那天山勇卻閃在這將馬背後，安的箭穩，扣的弦正，覷着張清較親，直射將來。張清叫聲「阿也！」急躲時，射中咽喉，翻身落馬。「雙鎗將」董平，「九紋龍」史進，將解珍，解寶，死命去救回。盧先鋒看了，急教拔出箭來，血流不止，頂上便束縛兜住。隨即叫鄒潤，鄒潤扶張清上車子，護送回檀州，教「神醫」安道全調治。

車子卻纔去了，只見陣前喊聲又起，報道：「西北上有一彪軍馬，飛奔殺來，並不打話，橫衝直撞，趕

入陣中。盧俊義見箭射了張清，無心戀戰，四將各伴輸詐敗，退回去了。四個番將，乘勢趕來；西北上來的番軍，刺斜裏又殺將來；對陣的大隊番軍，山倒也似，踴躍將來，那裏變的陣法。三軍衆將，隔的七斷八續，你我不能相救，只留盧俊義一騎馬，一條鎗，倒殺過那邊去了。天色傍晚，四個小將軍卻好回來，正迎着盧俊義。一騎馬，一條鎗，力敵四個番將，並無半點懼怯。約鬪了一個時辰，盧俊義得便處，賣個破綻，耶律宗霖把刀砍將入來，被盧俊義大喝一聲，那番將措手不及，着一鎗，刺下馬去。那三個小將軍，各喫了一驚，皆有懼色，無心戀戰，拍馬去了。盧俊義下馬，拔刀割了耶律宗霖首級，拴在馬項下。翻身上馬，望南而行，又撞見一夥遼兵，約有一千餘人。被盧俊義又撞殺入去，遼兵四散奔走。再行不到數里，又撞見一彪軍馬。

此夜月黑，不辨是何處的人馬，只聽的語音，卻是宋朝人說話。盧俊義便問來軍是誰？卻是呼延灼答應。盧俊義大喜，合兵一處。呼延灼道：「被遼兵衝散，不相救應。小將撞開陣勢，和韓滔、彭玘直殺到此，不知諸將如何？」盧俊義又說：「力敵四將，被我殺了一個，三個走了。次後又撞着一千餘人，亦被我殺散。來到這裏，不想迎着將軍。」兩個並馬，帶着從人，望南而行。不過十數里路，前面早有軍馬攔路。呼延

灼道：「黑夜怎地廝殺，待天明決一死戰！」對陣聽的，便問道：「來者莫非呼延灼將軍？」呼延灼認的聲音，是「大刀」關勝，便叫道：「盧頭領在此！」衆頭領都下馬，且來草地上坐下。盧俊義呼延灼說了本身之事。關勝道：「陣前失利，你我不相救應。我和宣贊、郝思文、單廷珪、魏定國五騎馬，尋條路走，然後收拾的軍兵一千餘人，來到這裏。不識地理，只在此伏路，待天明卻行。不想撞着哥哥。」合兵一處，衆人捱到天曉，迤邐望南再行。將次到玉田縣，見一彪人馬哨路。看時，卻是「雙鎗將」董平，「金鎗手」徐寧弟兄們，都扎住玉田縣中，遼兵盡行趕散，說道：「侯健、白勝兩個，去報宋公明，只見了解珍、解寶、楊林、石勇。」盧俊義教且進兵。在玉田縣界，檢點衆將軍校，不見了五千餘人，心中煩惱。已牌時分，有人報道：「解珍、解寶、楊林、石勇，將領二千餘人來了。」盧俊義又喚來問時，解珍道：「俺四個倒撞過去了，深入重地，迷蹤失路，急切不敢回轉。今早又撞見遼兵，大殺了一場，方纔到得這裏。」盧俊義叫將耶律宗霖首級，於玉田縣號令，撫諭三軍百姓。

未到黃昏前後，軍士們正要收拾安歇，只見伏路小校來報道：「遼兵不知多少，四面把縣圍了。」盧俊義聽的大驚，引了燕青上城看時，遠近火把，有十里厚薄。一個小將軍，當先指點，正是耶律宗雲，騎

着一匹劣馬，在火把中間，催趨三軍。燕青道：「昨日張清中他一冷箭，今日回禮則個！」燕青取出弩子，一箭射去，正中番將鼻凹，番將落馬。衆兵急救時，宗雲已自傷悶不醒。番軍早退五里。

盧俊義縣中與衆將商議：「雖然放了一冷箭，遼兵稍退，天明必來攻圍，裏的鐵桶相似，怎生救解？」朱武道：「宋公明若得知這個消息，必然來救；裏應外合，方可免難。」衆人推到天明，望見遼兵四面擺的無縫。只見東南上塵土起，兵馬數萬人而來，衆將皆望南兵。朱武道：「此必是宋公明軍馬到了，等他收軍，齊望南殺去，這裏盡數起兵，隨後一掩。」

日說對陣遼兵，從辰時直圍到未牌，正待困倦，卻被宋江軍馬殺來，抵當不住，盡數收拾都去。朱武道：「不就這裏追趕，更待何時！」盧俊義當即傳令，開縣四門，盡領軍馬，出城追殺，遼兵大敗，殺的星落雲散，七斷八續，遼兵四散敗走。宋江趕的遼兵去遠，到天明鳴金收軍，進玉田縣，盧先鋒合兵一處，訴說攻打薊州。

留下柴進，李應，李俊，張橫，張順，阮家三弟兄，王矮虎，一丈青，孫新，顧大嫂，張青，孫二娘，裴宣，蕭讓，宋清，樂和，安道全，皇甫端，童威，童猛，王定六，都隨趙樞密在檀州守禦，其餘諸將，分作左右二軍。宋先鋒總領左軍人馬四十八員：軍師吳用，公孫勝，林冲，花榮，秦明，黃信，朱同，雷橫，劉唐，李逵，魯智深，武松，楊雄，石秀，孫新，孫立，歐鵬，鄧飛，呂方，郭盛，樊瑞，鮑旭，項充，李袞，穆弘，穆春，孔明，孔亮，燕順，馬麟，施恩，薛永，宋萬，杜遷，朱貴，朱富，凌震，湯隆，蔡福，蔡慶，戴宗，蔣敬，金大堅，段景住，時遷，郁保四，孟康。盧先鋒住領右軍人馬三十七員：軍師朱武，關勝，呼延灼，董平，張清，索超，徐寧，燕青，史進，解珍，解寶，韓滔，彭玘，宣贊，郝思文，單廷珪，魏定國，陳達，楊春，李忠，周通，陶宗旺，鄭天壽，龔旺，丁得孫，鄒淵，鄒潤，李立，李雲，焦挺，石勇，侯健，杜興，曹正，楊林，白勝。分兵已罷，作兩路來取薊州：宋先鋒引軍取平峪縣進發，盧俊義引兵取玉田縣進發。趙安撫與二十三將，鎮守檀州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宋江見軍士連日辛苦，且教暫歇，攻打薊州，自有計較了。先使人往檀州，問張清箭瘡如何？「神醫」安道全使人回話道：「雖然外損皮肉，卻不傷內，請主將放心。調理的膿水乾時，自然無事。即日炎天，軍士多病，已稟過趙樞密相公，遣蕭讓，宋清，前往東京收買藥餌，就向太醫院關支暑藥。皇甫端亦要關給官局內啖馬的藥材物料，都委蕭讓，宋清去了。就報先鋒知道。」宋江聽的心中頗喜，再與盧先鋒計較，先打薊州。宋江道：「我未知你在玉田縣受圍時，已自先商量下計了。有公孫勝原是薊州人，

楊雄亦會在那府裏做節級，石秀時遷亦在那裏住的久遠。前日殺退遼兵，我教時遷、石秀也只做敗殘軍馬，雜在裏面，必然都投薊州城內住扎。他兩個若入的城中，自有去處。時遷會獻計道：「薊州城有一座大寺，喚叫寶嚴寺，廊下有法輪寶藏，中間是大雄寶殿，前有一座寶塔，直聳雲霄。」石秀說道：「教他去寶塔頂上躲着，每日飯食，我自對付來與他喫。只等城外哥哥軍馬攻打得緊急時，然後卻就寶嚴寺塔上，放起火來爲號。」時遷自是個慣飛簷走壁的人，那裏不躲了身子？石秀臨期自去州衙內放火，他兩個商量已定，自去了。我這裏一面收拾進兵。」有西江月爲證：

山後遼兵侵境，中原宋帝興軍。水鄉取出衆天星，奉詔去邪歸正。暗地時遷放火，更兼石秀同行。等閒打破永平城，千載功勳可敬！

次日，宋江引兵，撤了平峪縣，與盧俊義合兵一處，催起軍馬，逕奔薊州來。

且說御弟大王自折了兩個孩兒，不勝懊恨，便同大將寶密聖、天山勇、洞仙侍郎等商議道：「前次涿州，霸州兩路救兵，各自分散前去。如今宋江合兵在玉田縣，早晚進兵，來打薊州，似此怎生奈何？」大將寶密聖道：「宋江兵若不來，萬事皆休。若是那夥蠻子來時，小將自出去與他相敵；若不活拿他幾個，

這廝們那裏肯退？」洞仙侍郎道：「那蠻子隊有那個穿綠袍的，慣使石子，好生利害，可以隄防他。」天山勇道：「這個蠻子，已被俺一弩箭，射中咽喉，多是死了也！」洞仙侍郎道：「除了這個蠻子，別的都不打緊！」正商議間，宋江軍馬，殺奔薊州來。御弟大王連忙整點三軍人馬，教寶密勝、天山勇火速出城迎敵。離城三十里外，與宋江對敵。

各自擺開陣勢，番將寶密聖橫槊出馬。宋江在陣前見了，便問道：「斬將奪旗，乃見頭功！」說猶未了，只見「豹子頭」林冲，使出陣前來，與番將寶密聖大戰。兩個鬪了三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林冲要見頭功，持丈八蛇矛，鬪到間深裏，暴雷也似大叫一聲，撥過長鎗，用蛇矛去寶密聖脖項上刺中一矛，搠下馬去。宋江大喜。兩軍發喊。番將天山勇見刺了寶密聖，橫鎗使出。宋江陣裏，徐寧挺鉤鑣鎗，直迎將來。二馬相交，鬪不到二十來合，被徐寧手起一鎗，把天山勇搠於馬下。宋江見連贏了二將，心中大喜，催軍混戰。遼兵大敗，望薊州奔走。宋江軍馬趕了十數里，收兵回來。

當日宋江扎下營寨，賞勞三軍，次日傳令，拔寨都起，直抵薊州。第三日，御弟大王，見折了二員大將，十分驚慌，又見報道：「宋軍到了！」忙與洞仙侍郎道：「你可引這支軍馬，出城迎敵，替俺分憂也好。」

洞仙侍郎不敢不依，只得引了咬兒惟康、楚明玉、曹明濟，領起一千軍馬，就城下擺開。宋江軍馬漸近城邊，雁翅般排將來。門旗開處，索超橫擔大斧，出馬陣前。番兵隊裏，咬兒惟康便搶出陣來。兩個並不打話，二將相交，鬪到二十餘合。番將終是膽怯，無心戀戰，只得要走。索超縱馬趕上，雙手輪起大斧，覷着番將腦門上劈將下來，把這咬兒惟康腦袋，劈做兩半個。洞仙侍郎見了，慌忙叫楚明玉、曹明濟，快去策應。這兩個已自八分膽怯，因喫逼不過，只得挺起手中鎗，向前出陣。宋江軍中『九紋龍』史進，見番軍中二將雙出，便舞刀拍馬，直取二將。史進趕起英雄，手起刀落，先將楚明玉砍於馬下。這曹明濟急待要走，史進趕上一刀，也砍於馬下。史進縱馬殺入遼軍陣內，宋江見了，鞭梢一指，驅兵大進，直殺到弔橋邊。那律得重見了，越添愁悶，便教緊閉城門，各將上城緊守。一面申奏郎主，一面差人往霸州、幽州求救。

且說宋江與吳用計議道：『似此城中緊守，如何擺布？』吳用道：『既城中已有石秀，時遷在裏面，如何耽闌的長遠？教四面豎起雲梯砲架，即便攻城。再教凌振將火砲四下裏施放，打將入去。攻擊得緊，其城必破。』宋江即便傳令，四面連夜攻城。

再說御弟大王，見宋兵四下裏攻擊得緊，盡驅薊州在城百姓，上城守護。當下石秀在城中寶嚴寺

內，守了多日，不見動靜。只見時遷來報道：『城外哥哥軍馬，打得城子緊。我們不就這裏放火，更待何時？』石秀見說了，便和時遷商議，先從寶塔上放起一把火來，然後去佛殿上燒着。時遷道：『你快去州衙內放火。在南門要緊的去處，火着起來，外面見了，定然加力攻城，愁他不破。』兩個商量了，都自有引火的藥頭，火刀，火石，火筒，煙煤，藏在身邊。當日晚來，宋江軍馬打城甚緊。卻說時遷，他是個飛簷走壁的人，跳牆越城，如登平地。當時先去寶嚴寺塔上，點起一把火來。那寶塔最高，火起時，城裏城外，那裏不看見火光。照的三十餘里遠近，似火鑽一般。然後卻來佛殿上放火。那兩把火起，城中鼎沸起來。百姓人民，家家老幼慌忙，戶戶兒啼女哭，大小逃生。石秀直爬去薊州衙門庭屋上，牌風板裏，點起火來。薊州城中，見三處火起，知有細作，百姓那裏有心守護城池，已都阻當不住，各自逃歸看家。沒多時，山門裏又一把火起，卻是時遷出寶嚴寺來，又放了一把火。那御弟大王，見了城中無半個更次，四五路火起，知宋江有人在城裏。慌慌急急，收拾軍馬，帶了老小，并兩個孩兒，裝載上車，開了北門便走。宋江見城中軍馬慌亂，催促軍兵，捲殺入城。城裏城外，喊殺連天，早奪了南門。洞仙侍郎見寡不敵衆，只得跟隨御弟大王，投北門而走。

宋江引大隊軍馬，入薊州城來，便傳下將令，先教救滅了四邊風火。天明出榜，安撫薊州百姓。將三軍人馬，盡數收入薊州屯住，賞勞三軍諸將。功績簿上，標寫石秀，時遷功次，便行文書，申覆趙安撫知道。得了薊州大郡，請相公前來駐扎。趙安撫回文書來說道：「我在檀州，權且屯扎，教宋先鋒且守住薊州。即日炎暑，天氣暄熱，未可動兵。待到天氣微涼，再作計議。」宋江得了回文，便教盧俊義分領原撥軍將，於玉田縣屯扎，其餘大隊軍兵，守住薊州。待到天氣微涼，別行聽調。

卻說御弟大王耶律得重與洞仙侍郎，將帶老小，奔回幽州，直至燕京，來見大遼郎主。且說遼國郎主，陞坐金殿，聚集文武兩班臣僚，朝參已畢。有閤門大使奏道：「薊州御弟大王，回至門下。」郎主聞奏，忙教宣召，宣至殿下。那耶律得重與洞仙侍郎，俯伏御階之下，放聲大哭。郎主道：「俺的愛弟，且休煩惱！有甚事務，當以盡情奏知寡人。」那耶律得重奏道：「宋朝童子皇帝，差調宋江領兵前來征討，軍馬勢大，難以抵敵。送了臣的兩個孩兒，殺了檀州四員大將。宋軍席捲而來，又失陷了薊州，特來殿前請死！」大遼國主聽了，傳聖旨道：「卿且起來，俺的這裏好生商議。」郎主道：「引兵的那蠻子，是甚人？這等嘍囉！」班部中右丞相太師褚堅，出班奏道：「臣聞宋江這夥，原是梁山泊水滸寨草寇，卻不肯殺害良民，

專一替天行道，只殺濫官污吏，詐害百姓的人。後來童貫、高俅，引兵前去收捕，被宋江只五陣，殺的片甲不回。他這夥好漢，剿捕他不得。童子皇帝遣使三番降詔去招安，他後來都投降了。只把宋江封爲先鋒使，又不曾實授官職，其餘都是白身人。今日差將他來，便和俺們廝殺。他道有一百八人，應天上星宿。這夥人好生了得，郎主休要小覷了他！」郎主道：「你這等話說時，恁地怎生是好？」班部叢中轉出一員官，乃是歐陽侍郎，攔袍拂地，象簡當胸，奏道：「郎主萬歲！臣雖不才，願獻小計，可退宋兵。」郎主大喜道：「你既有好的見識，當下便說。」歐陽侍郎言無數句，話不一席，有分教，宋江名標青史，事載丹書。正是護國謀成欺呂望，順天功就賽張良。畢竟歐陽侍郎奏出甚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五回

宋公明夜度益津關吳學究智取文安縣

話說當下歐陽侍郎奏道：「宋江這夥，都是梁山泊英雄好漢。如今宋朝童子皇帝，被蔡京、童貫、高俅、楊戩四個賊臣弄權，嫉賢妬能，閉塞賢路，非親不進，非財不用，久後如何容的他們！論臣愚意，郎主可

加官爵，重賜金帛，多賞輕裘肥馬。臣願爲使臣，說他來降俺大遼國。郎主若得這夥軍馬來，觀中原如同反掌。臣不敢自專，乞郎主聖鑑不錯。」郎主聽罷，便道：「你也說的是。你就爲使臣，將帶一百八騎好馬，一百八疋好緞子，俺的勅命一道，封宋江爲鎮國大將軍，總領遼兵大元帥，賜與金一提，銀一秤，權當信物，教把衆頭目的姓名，都抄將來，盡數封他官爵。」只見班部中兀顏都統軍出來啓奏郎主道：「宋江這一夥草賊，招安他做甚？放着奴婢手下，有二十八宿將軍，十一曜大將，有的是強兵猛將，怕不贏他？若是這夥蠻子不退呵，奴婢親自引兵去剿殺這廝。」國主道：「你便是了的好漢，如插翅大蟲。再添的這夥呵！你又加生兩翅。你且休得阻當。」遼主不聽兀顏之言，再有誰敢多言？原來這兀顏光都統軍，正是遼國第一員上將，十八般武藝，無有不通，兵書戰策，盡皆熟閱。年方三十五六，堂堂一表，凜凜一軀，八尺有餘身材，面白唇紅，鬚黃眼碧，威儀猛勇。上陣時，仗條渾鐵點鋼鎗，殺到濃處，不時掣出腰間鐵簡，使的錚錚有聲，端的是有萬夫不當之勇。

且不說兀顏統軍諫奏，卻說那歐陽侍郎領了遼國勅旨，將了許多禮物馬匹，上了馬，逕投薊州來。宋江正在薊州作養軍士，聽的遼國有使命至，未審來意吉凶，遂取「玄女」之課，當下一卜，卜得個上

上之兆。便與吳用商議道：「卦中上上之兆，多是遼國來招安我們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吳用道：「若是如此時，正可將計就計，受了他招安。將此薊州與盧先鋒管了，卻取他霸州。若更得了他霸州，不愁他遼國不破。即今取了他檀州，先去遼國一隻左手。此事容易，只是放些先難後易，令他不疑。」

且說那歐陽侍郎已到城下，宋江傳令，教開城門，放他進來。歐陽侍郎入到城中，至州衙前下馬，直到廳上。敘禮罷，分賓主而坐。宋江便問：「侍郎來意何幹？」歐陽侍郎道：「有件小事，上達鈞聽，乞屏左右。」宋江遂將左右喝退，請進後堂深處說話。歐陽侍郎至後堂，欠身與宋江道：「俺大遼國，久聞將軍大名，爭奈山遙水遠，無由拜見威顏。又聞將軍在梁山山寨，替天行道，衆弟兄同心協力。今日宋朝奸臣們閉塞賢路，有金帛投於門下者，便得高官重用；無賄賂投於門下者，總有大功於國，空被沉埋，不得陞賞。如此奸黨弄權，讒佞僥倖，嫉賢妬能，賞罰不明，以致天下大亂。江南、兩浙、山東、河北，盜賊並起，草寇猖狂，良民受其塗炭，不得聊生。今將軍統十萬精兵，赤心歸順，止得先鋒之職，又無陞受品爵；衆弟兄劬勞報國，俱各白身之士，遂命引兵直抵沙漠，受此勞苦，與國建功，朝廷又無恩賜。此皆奸臣之計。若沿途擄掠金珠寶貝，令人饋送浸潤與蔡京、童貫、高俅、楊戩四個賊臣，可保官爵，恩命立至。若還不肯如此行事，

將軍縱使赤心報國，建大功勳，回到朝廷，反坐罪犯。歐某今奉大遼國主，特遣小官齎勅命一道，封將軍爲遼邦鎮國大將軍，總領兵馬大元帥，贈金一提，銀一秤，彩段一百八疋，名馬一百八騎，便要抄錄一百八位頭領姓名，赴國照名欽授官爵。非來誘說將軍，此是國主久聞將軍盛德，特遣歐某前來，預請將軍衆將，同意協心，輔助本國。」宋江聽罷，便答道：「侍郎言之極是。爭奈宋江出身微賤，鄆城小吏，犯罪在逃，權居梁山水泊，避難逃災。宋天子三番降詔，赦罪招安，雖然官小職微，亦未曾立得功績，以報朝廷赦罪之恩。今蒙郎主賜我以厚爵，贈之以重賞，然雖如此，未敢拜受，請侍郎且回。卽今溽暑炎熱，權令軍馬停歇，暫且借國王這兩個城子屯兵，守待早晚秋涼，再作商議。」歐陽侍郎道：「將軍不棄，權且受下遼王金帛彩段鞍馬，俺回去，慢慢地再來說話，未爲晚矣。」宋江道：「侍郎不知我等一百八人，耳目最多，倘或走透消息，先惹其禍。」歐陽侍郎道：「兵權執掌，盡在將軍手內，誰敢不從？」宋江道：「侍郎不知就裏，我等弟兄中間，多有性直剛勇之士，等我調和端正，衆所同心，卻慢慢地回話，亦未爲遲。」有詩爲證：

金帛重馱出薊州，

薰風回首不勝羞。

遼王若問歸降事，

雲在青山月在樓。

於是令備酒肴相待，送歐陽侍郎出城上馬去了。宋江卻請軍師吳用商議道：「適來遼國侍郎這一席話如何？」吳用聽了，長嘆一聲，低首不語，肚裏沉吟。宋江便問道：「軍師何故嘆氣？」吳用答道：「我尋思起來，只是兄長以忠義爲主，小弟不敢多言。我想歐陽侍郎所說這一席話，端的是有理。目今宋朝天子，至聖至明，果被蔡京、童貫、高俅、楊戩四個奸臣專權，主上聽信，設使日後縱有成功，必無陞賞。我等三番招安，兄長爲尊，只得個先鋒虛職。若論我小子愚意，棄宋從遼，豈不爲勝，只是負了兄長忠義之心。」宋江聽罷，便道：「軍師差矣！若從遼國，此事切不可提。縱使宋朝負我，我忠心不負宋朝。久後縱無功賞，也得青史上留名。若背正順逆，天不容恕！吾輩當盡忠報國，死而後已！」吳用道：「若是兄長存忠義於心，只就這條計上，可以取他薊州……目今盛暑炎天，且當暫停，將養軍馬。」宋江、吳用計議已定，且不與衆人說。同衆將屯駐薊州，待過暑熱。

次日，與公孫勝在中軍閒話，宋江問道：「久聞先生師父羅真人，乃盛世之高士，前番因打高唐州，要破高廉邪法，背地使戴宗、李逵來尋足下，說：『尊師羅真人術法靈驗。』敢煩賢弟來日引宋江去法

座前焚香參拜，一洗塵俗。未知尊意如何？公孫勝便道：「貧道亦欲歸望老母，參省本師。爲見兄長連日屯兵未定，不敢開言。今日正欲稟仁兄，不想兄長要去。來日清晨，同往參禮本師，貧道就行省視老母。」

次日，宋江暫委軍師掌管軍馬。收拾了名香淨果，金珠彩段，將帶花榮、戴宗、呂方、郭盛、燕順、馬麟六個頭領。宋江與公孫勝共八騎馬，帶領五千步卒，取路投九宮縣二仙山來。宋江等在馬上，離了蘄州，來到山峯深處。但見青松滿徑，涼氣愴愴，炎暑全無，端的好座佳麗之山。公孫勝在馬上道：「有名喚做呼魚鼻山。」宋江看那山時，但見：

四圍巖嶮，八面玲瓏。重重曉色映晴霞，瀝瀝琴聲飛瀑布。溪澗中漱玉飛瓊，石壁上堆藍疊翠。白雲洞口，紫藤高掛綠蘿垂；碧玉峯前，丹桂懸崖青蔓裊。引子蒼猿獻果，呼羣麋鹿銜花。千峯競秀，夜深白鶴聽仙經；萬壑爭流，風暖幽禽相對語。地僻紅塵飛不到，山深車馬幾曾來。

當下公孫勝同宋江直至紫虛觀前，衆人下馬，整頓衣巾。小校托着信香禮物，逕到觀裏鶴軒前面。觀裏道衆，見了公孫勝，俱各向前施禮，同來見宋江，亦施禮罷。公孫勝便問：「吾師何在？」道衆道：「師

父近日只在後面退居靜坐，少會到觀。」公孫勝聽了，便和宋公明逕投後山退居內來。轉進觀後，崎嶇徑路，曲折階衢。行不到一里之間，但見荆棘爲籬，外面都是青松翠柏，籬內盡是瑤草琪花。中有三間雪洞，羅真人在內端坐誦經。童子知有客來，開門相接。公孫勝先進草庵，鶴軒前禮拜本師已畢，便稟道：「弟子舊友，山東宋公明，受了招安，今奉勅命，封先鋒之職，統兵來破遼虜，今到蘄州，特地要來參禮我師，見在此間。」羅真人見說，便教請進。

宋江進得草庵，羅真人降階迎接。宋江再三懇請羅真人，坐受拜禮。羅真人道：「將軍國家上將，貧道乃山野村夫，何敢當此？」宋江堅意謙讓，要禮拜他。羅真人方纔肯坐。宋江先取信香爐中焚爇，參禮了八拜，便呼花榮等六個頭領，俱各禮拜已了。羅真人都教請坐，命童子烹茶獻菓已罷。羅真人乃曰：「將軍上應星魁，外合列曜，一同替天行道，今則歸順宋朝，此清名萬載不磨矣！」宋江道：「江乃鄆城小吏，逃罪上山，感謝四方豪傑，望風而來。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；恩如骨肉，情若股肱。天垂景象，方知上慮天星地曜，會合一處。今奉詔命，統領大兵，征進遼國，逕涉仙境，夙生有緣，得一瞻拜。萬望真人指迷前程之事，不勝萬幸。」羅真人道：「蒙將軍不棄，折節下問。出家人遠俗已久，心如死灰，無可效忠，幸勿督過。」

宋江再拜求教。羅真人道：「將軍少坐，當具素齋。天色已晚，就此荒山草榻，權宿一宵，來早回馬。未知尊意若何？」宋江便道：「宋江正欲我師指教，點悟愚迷，安忍便去？」隨即喚從人托過金珠彩段，上獻羅真人。羅真人乃曰：「貧道僻居野叟，寄形宇內，縱使受此金珠，亦無用處。隨身自有布袍遮體，綾錦彩段，亦不曾穿。將軍統數萬之師，軍前賞賜，日費浩繁，所賜之物，乞請納回。」宋江再拜，望請收納。羅真人堅執不受，當即供獻素齋，齋罷，又喫了茶。羅真人令公孫勝回家省母，明早卻來，隨將軍回城。當晚留宋江菴中閒話。宋江把心腹之事，備細告知羅真人，願求指迷。羅真人道：「將軍一點忠義之心，與天地均同，神明必相護佑。他日生當封侯，死當廟食，決無疑慮。只是將軍一生命薄，不得全美。」宋江告道：「我師，莫非宋江此身不得善終？」羅真人道：「非也！將軍亡必正寢，死必歸墳。只是所生命薄，爲人到處多磨，憂中少樂。得意濃時，便當退步，切勿久戀富貴。」宋江再告：「我師，富貴非宋江之意，但願弟兄常常完聚，雖居貧賤，亦滿微心。只求大家安樂。」羅真人笑道：「大限到來，豈容汝等留戀乎？」宋江再拜，求羅真人法語。羅真人命童子取過紙筆，寫下八句法語，度與宋江。那八句說道是：

忠心者少，

義氣者稀。

幽燕功畢，

明月虛輝。

始逢冬暮，

鴻雁分飛。

吳頭楚尾，

官祿同歸。

宋江看畢，不曉其意，再拜懇告：「乞我師金口剖決，指引迷愚。」羅真人道：「此乃天機，不可泄漏。他日應時，將軍自知。夜深更靜，請將軍觀內暫宿一宵，來日再會。貧道當年寢寐，未曾還的，再欲赴夢去也。將軍勿罪！」宋江收了八句法語，藏在身邊，辭了羅真人，來觀內宿歇。衆道衆接至方丈，宿了一宵。

次日清晨，來參真人，其時公孫勝已到草庵裏了。羅真人叫備素饌齋飯相待。早饌已畢，羅真人再與宋江道：「將軍在上，貧道一言可稟。這個徒弟公孫勝，本從貧道山中出家，遠絕塵俗，正當其理。奈緣是一會下星辰，不由他不來。今俗緣日短，道行日長。若今日便留下，在此伏侍貧道，卻不見了弟兄往日情分。從今日跟將軍去幹大功，如奏凱還京，此時相辭，卻望將軍還放。一者使貧道有傳道之人，二乃免他老母倚門之望。將軍忠義之士，必舉忠義之行。未知將軍雅意肯納貧道否？」宋江道：「師父法旨，弟子安敢不聽？况公孫勝先生與江弟兄，去住從他，焉敢阻當？」羅真人同公孫勝都打個稽首道：「謝承將軍金諾。」當下衆人拜辭羅真人。羅真人直送宋江等出菴相別。羅真人道：「將軍善加保重，早得建節封侯。」宋江拜別，出到觀前。所有乘坐馬匹，在觀中喂養，從人已牽在觀外俟候。衆道士送宋江等出

到觀外相別。宋江教軍馬至半山平坦之處，與公孫勝等一同上馬，再回薊州。

一路無話，早到城中州衙前下馬。「黑旋風」李逵接着說道：「哥哥去望羅真人，怎生不帶兄弟去走一遭？」戴宗道：「羅真人說，你要殺他，好生怪你！」李逵道：「他也奈何的我也勾了！」衆人都笑了。宋江入進衙內，衆人都到後堂。宋江取出羅真人那八句法話，遞與吳用看詳，不曉其意，衆人反復看了，亦不省的。公孫勝道：「兄長，此乃天機玄語，不可洩漏。收取過了，終身受用，休得只顧猜疑。師父法語，過後方知。」宋江遂從其說，藏於天書之內。

自此之後，屯駐軍馬，在薊州一月有餘，並無軍情之事。至七月半後，檀州趙樞密行文書到來，說奉朝廷勅旨，催兵出戰。宋江接得樞密院劄付，便與軍師吳用計議，前到玉田縣，合會盧俊義等，操練軍馬，整頓軍器，分撥人員已定，再回薊州，祭祀旗纛，選日出師。聞左右報道：「遼國有使來到。」宋江出接，卻是歐陽侍郎，便請入後堂。敘禮已罷，宋江問道：「侍郎來意如何？」歐陽侍郎道：「乞退左右！」宋江隨即喝散軍士。侍郎乃言：「俺大遼國主，好生慕公之德。若蒙將軍慨然歸順，肯助大遼，必當建節封侯。全望早成大義，免俺國主懸望之心。」宋江答道：「這裏也無外人，亦當盡忠告訴。侍郎不知前番足下來

時，衆軍皆知其意。內中有一半人，不肯歸順。若是宋江便隨侍郎出幽州，朝見郎主時，有副先鋒盧俊義，必然引兵追趕。若就那裏城下廝併，不見了我弟兄們日前的義氣。我今先帶些心腹之人，不揀那座城子，借我躲避。他若引兵趕來，知我下落，那時卻好回避他。他若不聽，卻和他廝併，也未遲。他若不知我等下落時，他軍馬回報東京，必然別生支節。我等那時朝見郎主，引領大遼軍馬，卻來與他廝殺，未爲晚矣！」歐陽侍郎聽了宋江這一席言語，心中甚喜，便回道：「俺這裏緊靠薊州，有兩個隘口：一個喚做益津關，兩邊都是險峻高山，中間只一條驛路；一個是文安縣，兩面都是惡山，過的關口，便是縣治。這兩座去處，是薊州兩扇大門。將軍若是如此，可往薊州躲避。本州是俺遼國舅康里定安守把。將軍可就那裏，與國舅同住，卻看這裏如何。」宋江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宋江星夜使人回家，搬取老父，以絕根本。侍郎可暗地使人來引宋江去。只如此說，今夜我等收拾也。」歐陽侍郎大喜，別了宋江，上馬去了。有詩爲證：

國士從胡志可傷，

常山罵賊姓名香。

宋江若肯降遼國，

何似梁山作大王。

當日宋江令人去請盧俊義、吳用、朱武到薊州，一同計較智取薊州之策。下來便見宋江酌量已定，

盧俊義領令去了。吳用、朱武暗暗分付衆將，如此如此而行。宋江帶去人數，林冲、花榮、朱仝、劉唐、穆弘、李逵、樊瑞、鮑旭、項充、李袞、呂方、郭盛、孔明、孔亮，共計一十五員頭領，止帶一萬來軍校。撥定人數，只等歐陽侍郎來到便行。望了兩日，只見歐陽侍郎飛馬而來，對宋江道：「俺郎主知道將軍實是好心的人，既蒙歸順，怕他宋兵做甚麼？俺大遼國有的是好兵好將，強人壯馬相助。你既然要取令大人，不放心時，且請在霸州與國舅作伴，俺卻差人去取未遲。」宋江聽了，與侍郎道：「願去的軍將，收拾已完備，幾時可行？」歐陽侍郎道：「則今夜便行，請將軍傳令。」宋江隨即分付下去，都教馬摘鑾鈴，軍卒銜枚疾走，當晚便行。一面管待來使，黃昏左側，開城西門便出。歐陽侍郎引數十騎，在前領路。宋江引一支軍馬，隨後便行。約行過二十餘里，只見宋江在馬上猛然失聲，叫聲：「苦也！」說道：「約下軍師吳學究同來歸順大遼，不想來的慌速，不曾等的他來。軍馬慢行，卻快使人取接他來。」當時已是三更左側，前面已是益津關隘口。歐陽侍郎大喝一聲開門。當下把關的軍將，開放關口，軍馬人將，盡數度關，直到霸州。天色將曉，歐陽侍郎請宋江入城，報知國舅康里定安。原來這國舅，是大遼郎主皇后親兄，爲人最有權勢，更兼膽勇過人。將着兩員侍郎，守住霸州：一個喚做金福侍郎，一個喚做葉清侍郎。聽的報道宋江來降，便叫軍馬

且在城外下寨，只教爲頭的宋先鋒請進城來。歐陽侍郎便同宋江入城，來見定安國舅。國舅見了宋江，一表非俗，便乃降階而接，請至後堂，敘禮罷，請在上坐。宋江答道：「國舅乃金枝玉葉，小將是投降之人，怎消受國舅殊禮重待？」宋江將何報答？」定安國舅道：「多聽得將軍的名傳寰海，威鎮中原，聲名聞於大遼。俺的國主，好生慕愛。」宋江道：「小將比領國舅的福蔭，宋江當盡心報答郎主大恩。」定安國舅大喜，忙叫安排慶賀筵宴。一面又叫樵牛宰馬，賞勞三軍。城中選了一所宅子，教宋江、花榮等安歇，方纔教軍馬盡數入城屯紮。花榮等衆將，都來見了國舅等衆人。番將同宋江一處安歇已了，宋江便請歐陽侍郎分付道：「可煩侍郎差人報與把關的軍漢，怕有軍師吳用來時，分付便可教他進關來，我和他一處安歇。昨夜來得倉卒，不曾等候得他。我一時與足下只顧先來了，正忘了他。軍情主事，少他不得。更兼軍師文武足備，智謀並優，六韜三略，無有不曾。」歐陽侍郎聽了，隨即便傳下言語，差人去與益津關、文安縣二處把關軍將說知：「但有一個秀才模樣的人，姓吳名用，便可放他過來。」

且說文安縣得了歐陽侍郎的言語，便差人轉出益津關上，報知就裏，說與備細。上關來望時，只見塵頭蔽日，土霧遮天，有軍馬奔上關來。把關將士准備擂木砲石，安排對敵，只見山前一騎馬上，坐着一

人，秀才模樣，背後一個行脚僧，一個行者，隨後又有數十個百姓，都趕上關來。馬到關前，高聲大叫：「我是宋江手下軍師吳用，欲待來尋兄長，被宋兵追趕得緊，你可開關救我！」把關將道：「想來正是此人！」隨即開關，放入吳學究來。只見那兩個行脚僧人，行者，也挨入關。關上人當住，那行者早撞在門裏了。和尚便道：「俺兩個出家人，被軍馬趕的緊，救咱們則個！」把關的軍，定要推出關去。那和尚發作，行者焦躁，大叫道：「俺不是出家人，俺是殺人的太歲魯智深，武松的便是！」花和尚輪起鐵禪杖，攔頭便打；武者掣出雙戒刀，就便殺人，正如砍瓜切菜一般。那數十個百姓，便是解珍，解寶，李立，李雲，楊林，石勇，時遷，段景住，白勝，都保四這夥人，早奔關裏，一發奪了關口。盧俊義引着軍兵，都趕到關上，一齊殺入文安縣牙。把關的官員，那裏迎敵的住。這夥都到文安縣取齊。

卻說吳用飛馬奔到霸州城下，守門的番官報入城來。宋江與歐陽侍郎在城邊相接，便教引見國舅康里定安。吳用說道：「吳用不合來的遲了些個。正出城來，不想盧俊義知覺，直趕將來，追到關前。小生今入城來，此時不知如何。」又見流星探馬報來說道：「宋兵奪了文安縣，軍馬殺近霸州。」定安國舅便教點兵，出城迎敵。宋江道：「未可調兵，等他到城下，宋江自用好言招撫他。如若不從，卻和他厮併。」

未遲。」只見探馬又報將來說：「宋兵離城不遠！」定安國舅與宋江一齊上城看望。見宋兵整整齊齊，都擺列在城下。盧俊義頂盔掛甲，躍馬橫鎗，點軍調將，耀武揚威，立馬在門旗之下，高聲大叫道：「只教反朝廷的宋江出來。」宋江立在城樓下女牆邊，指着盧俊義說道：「兄弟，所有宋朝賞罰不明，奸臣常道，讒佞專權，我已順了大遼國主。汝可同心，也來幫助我，同扶大遼國主，不失了梁山許多時相聚之意。」盧俊義大罵道：「俺在北京安家樂業，你來賺我上山。宋天子三番降詔，招安我們，有何虧負你處？你怎敢反背朝廷？你那短見無能之人，早出來打話，見個勝敗輸贏！」宋江大怒，喝教開城門，便差林冲，花榮，朱仝，穆弘，四將齊出，活拿這廝。盧俊義一見了四將，約住軍校，躍馬橫鎗，直取四將，全無懼怯。林冲等四將鬪了二十餘合，撥回馬頭，望城中便走。盧俊義把鎗一招，後面大隊軍馬，一齊趕殺入來。林冲，花榮，占住吊橋，回身再殺，詐敗佯輸，誘引盧俊義搶入城中。背後三軍，齊聲納喊，城中宋江等諸將，一齊兵變，接應入城，四方混殺，人人束手，個個歸心。定安國舅，氣的目睜口呆，罔知所措，與衆等侍郎束手被擒。

宋江引軍到城中，諸將都至州衙內來，參見宋江。宋江傳令，先請上定安國舅，并歐陽侍郎，金福侍郎，葉清侍郎，並皆分坐，以禮相待。宋江道：「汝遼國不知就裏，看的俺們差矣！我這夥好漢，非比嘯聚山

林之輩。一個個乃是列宿之臣，豈肯背主降遼？只要取汝霸州，特地乘此機會。今已成功，國舅等請回本國，切勿憂疑，俺無殺害之心。但是汝等部下之人，并各家老小，俱各還本國。霸州城子，已屬天朝，汝等勿得再來爭執。今後刀兵到處，無有再容。」宋江號令已了，將城中應有番官，盡數驅遣起身，隨從定安國舅，都回幽州。宋江一面出榜安民，令副先鋒盧俊義將引一半軍馬，回守薊州，宋江等一半軍將，守住霸州。差人齎奉軍帖，飛報趙樞密，得了霸州。趙安撫聽了大喜，一面寫表申奏朝廷。

且說定安國舅，與同三個侍郎，帶領衆人，歸到燕京，來見郎主，備細奏說宋江詐降一事，因此被那夥蠻子，占了霸州。遼主聽了大怒，喝罵歐陽侍郎：「都是你這奴婢佞臣，往來搬鬪，折了俺的霸州緊要的城池，教俺燕京如何保守？快與我拿去斬了！」班部中轉出兀顏統軍，啓奏道：「郎主勿憂，量這廝何須國主費力。奴婢自有個道理，且免斬歐陽侍郎。若是宋江知得，反被他恥笑。」遼主准奏，赦了歐陽侍郎。兀顏統軍奏道：「奴婢引起部下二十八宿將軍，十一曜大將，前去布下陣勢，把這些蠻子，一鼓兒平收！」說言未絕，班部中卻轉出賀統軍前來奏道：「郎主不用憂心，奴婢自有個見識。常言道：『殺雞焉用牛刀。』那裏消得正統軍自去，只賀某聊施小計，教這一夥蠻子，死無葬身之地！」郎主聽了，大喜。

道：「俺的愛卿，願聞你的妙策。」賀統軍啓口搖舌，說這妙計，有分教，盧俊義來到一個去處，馬無料草，人絕口糧。直教三軍驍勇齊消魄，一代英雄也皺眉。畢竟賀統軍道出甚計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

宋公明大戰獨鹿山

盧俊義兵陷青石峪

話說賀統軍，姓賀名重寶，是遼國中兀顏統軍部下副統軍之職。身長一丈，力敵萬人，善行妖法，使一口三尖兩刃刀。見今守住幽州，就行提督諸路軍馬。當時賀重寶奏郎王道：「奴婢這幽州地面，有個去處，喚做青石峪，只一條路入去，四面盡是高山，並無活路。臣撥十數騎人馬，引這夥蠻子，直入裏面，卻調軍馬外面圍住。教這廝前無出路，後無退步，必然餓死。」兀顏統軍道：「怎生便得這廝們來？」賀統軍道：「他打了俺三個大郡，氣滿志驕，必然想着幽州。俺這裏分兵去誘引他，他必然乘勢來趕，引入陷坑山內，走那裏去？」兀顏統軍道：「你的計策，怕不濟事，必還用俺大兵撲殺。且看你如何去？」

當下賀統軍辭了國主，帶了盔甲刀馬，引了一行步從兵卒，回到幽州城內，將軍馬點起，分作三隊：

一隊守住幽州，二隊望霸州，薊州進發。傳令已了，便驅遣兩隊軍馬出城。差兩個兄弟前去領兵；大兄弟賀拆去打霸州，小兄弟賀雲去打薊州，都不要贏他，只伴輸詐敗，引入幽州境界，自有計策。

卻說宋江等守住霸州，有人來報：「遼兵侵犯薊州，恐有疎失，望調軍兵救護。」宋江道：「既然來打，必須迎敵，就此機會，去取幽州。」宋江留下些少軍馬，守定霸州，其餘大隊軍兵，拔寨都起，引軍前去薊州，會合盧俊義軍馬，約日進兵。

且說番將賀拆引兵霸州來，宋江正調軍馬出來，卻好半路裏接着。不曾鬪的三合，賀拆引軍敗走，宋江不去追趕。卻說賀雲去打薊州，正迎着呼延灼，不戰自退。

宋江會合盧俊義一同上帳，商議攻取幽州之策。吳用、朱武便道：「幽州分兵兩路而來，此必是誘引之計，且未可行。」盧俊義道：「軍師錯矣！那呼延灼連輸了數次，如何是誘敵之計？當取不取，過後難取，不就這裏去取幽州，便待何時？」宋江道：「這呼延灼窮力盡，有何良策可施？正好乘此機會。」遂不從吳用、朱武之言，引兵往幽州便進。將兩處軍馬，分作大小三路起行。只見前軍報來說：「遼兵在前攔住。」宋江到軍前看時，山坡後轉出一彪阜旗來。宋江便教前軍擺開人馬，只見那番軍番將，分作四路，向山坡

前擺開。宋江、盧俊義與衆將看時，如黑雲湧出千百萬人馬相似，簇擁着一員番官，橫着三尖兩刃刀，立馬陣前。那番官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頭戴明霜鎧鐵盔，身披耀日連環甲，足穿抹綠雲根靴，腰繫龜背狻猊帶。襯着錦繡緋紅袍，執着鐵桿狼牙棒。手持三尖兩刃八環刀，坐下四蹄雙翼千里馬。

前面行軍旗上，寫的分明：「大遼副統軍賀重寶。」躍馬橫刀，出於陣前。宋江看了道：「遼國統軍，必是上將，誰敢出馬？」說猶未了，「大刀」關勝，舞起青龍偃月刀，縱坐下赤兔馬，飛出陣來，也不打話，便與賀統軍相併。鬪到三十餘合，賀統軍氣力不加，撥過刀，望本陣便走。關勝驟馬追趕，賀統軍引了敗兵，奔轉山坡。宋江便調軍馬追趕。約有四五十里，聽的四下裏戰鼓齊起。宋江急叫回軍時，山坡左邊，早撞過一彪番軍攔路。宋江急分兵迎敵時，右手下又早撞出一支遼兵。前面賀統軍勒兵回來夾攻。宋江兵馬，四下救應不迭，被番兵撞做兩段。

卻說盧俊義引兵在後面斷殺時，不見了前面軍馬，急尋門路，要殺回來，只見脅窩裏又撞出番軍來斷併。遼兵喊殺連天，四下裏撞擊，左右被番軍圍住在垓心。盧俊義調撥衆將，左右衝突，前後掩殺，尋

路出去，衆將揚威耀武，抖擻精神，正奔四下裏廝殺，忽見陰雲閉合，黑霧遮天，白晝如夜，不分東西南北。盧俊義心慌，急引一支軍馬，死命殺出昏黑中。聽得前面鸞鈴聲響，縱馬引兵殺過去。至一山口，只聽得裏面人語馬嘶，領軍趕將入去，只見狂風大作，走石飛沙，對面不見。盧俊義殺到裏面，約莫二更前後，方纔風靜雲開，復見一天星斗。衆人打一看時，四面盡是高山，左右是懸崖峭壁，只見高山峻嶺，無路可登。隨行人馬，只見徐寧，索超，韓滔，彭玘，陳達，楊春，周通，李忠，鄒潤，鄒潤，楊林，白勝，大小十二個頭領，有五千軍馬。星光之下，待尋歸路，四下高山圍匝，不能得出。盧俊義道：「軍士廝殺了一日，神思困倦，且就這裏權歇一宵，暫停戰馬，明日卻尋歸路。」

再說宋江正廝殺間，只見黑雲四起，走石飛沙，軍士對面，都不相見。隨軍內卻有公孫勝在馬上見了，知道此是妖法，急拔寶劍在手，就馬上作用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把寶劍指點之處，只見陰雲四散，狂風頓息，遼軍不戰自退。宋江驅兵殺透重圍，退到一座高山，迎着本部軍馬。且把糧車頭尾相銜，權做寨柵。計點大小頭領，於內不見了盧俊義等一十三人，并五千餘軍馬。至天明，宋江便遣呼延灼，林冲，秦明，關勝，各帶軍兵，四下裏去尋了一日，不知些消息回覆。宋江便取玄女課，焚香占卜已罷，說道：

「大象不妨，只是陷在幽陰之處，急切難得出來。」宋江放心不下，遂遣解珍，解寶扮作獵戶，繞山來尋，又差時遷，石勇，段景住，曹正，四下裏去打聽消息。

且說解珍，解寶披上虎皮袍，拖了鋼叉，只望深山裏行。看看天色向晚，兩個行到山中，四邊只一望，不見人煙，都是亂山疊嶂。解珍，解寶又行了幾個山頭。是夜月色朦朧，遠遠地望見山畔一點燈光。弟兄兩個道：「那裏有燈光之處，必是有人家。我兩個且尋去討些飯喫。」望着燈光處，拽開脚步奔將來。未得一里多路，來到一個去處，傍着樹林坡，有作三數間草屋，屋下破壁裏，閃出燈光來。解珍，解寶推開扇門，燈光之下，見是個婆婆，年紀六旬之上。弟兄兩個，放下鋼叉，納頭便拜。那婆婆道：「我只道是俺孩兒來家，不想卻是客人到此。客人休拜！你是那裏獵戶？怎生到此？」解珍道：「小人原是山東人氏，舊日是獵戶人家。因來此間做些買賣，不想正撞着軍馬熱鬧，連連廝殺，以此消折了本錢，無甚生理。弟兄兩個，只得來山中尋討些野味養口。誰想不識路徑，迷蹤失跡，來到這裏，投宅上暫宿一宵。望老奶奶收留則個。」那婆婆道：「自古云：『誰人頂着房子走哩？』我家兩個孩兒，也是獵戶，敢如今便回來也。客人少坐，我安排些晚飯，與你兩個喫。」解珍，解寶謝道：「多感老奶奶！」那婆婆入裏面去了。弟兄兩個，卻坐

在門前不多時，只見門外兩個人，扛着一個擔子入來，口裏叫道：「娘，你在那裏？」只見那婆婆出來道：「孩兒，你們回了。且放下擔子，與這兩位客人廝見。」解珍、解寶慌忙下拜。那兩個答禮已罷，便問：「客人何處？因甚到此？」解珍、解寶便把卻纔的話再說一遍。那兩個道：「俺祖居在此。俺是劉二，兄弟劉三。父是劉一，不幸死了，止有母親。專靠打獵營生，在此三二十年了。此間路逕甚難，俺們尚有不認的去處。你兩個是山東人氏，如何到此間討得衣飯喫？你休瞞我，你二位敢不是打獵戶麼？」解珍、解寶道：「既到這裏，如何藏的實訴與兄長？」有詩爲證：

峯巒重疊繞周遭，

兵陷坡心不可逃。

二解欲知貔虎路，

故將蹤跡混漁樵。

當時解珍、解寶跪在地下說道：「小人們果是山東獵戶。弟兄兩個，喚做解珍、解寶，在梁山泊跟隨宋公明哥哥許多時落草。今來受了招安，隨着哥哥，來破遼國。前日正與賀統軍大戰，被他衝散，一支軍馬，不知陷在那裏。特差小人弟兄兩個來打探消息。」那兩個弟兄笑道：「你二位既是好漢，且請起，俺指與你路頭。你兩個且少坐，俺煮一腿獐子肉，煖杯酒，安排請你二位。」沒一個更次，煮的肉來。劉二、

劉三管待解珍、解寶。飲酒之間，動問道：「俺們久聞你梁山泊宋公明替天行道，不損良民，直傳聞到俺遼國。」解珍、解寶便答道：「俺哥哥以忠義爲主，誓不擾害善良，單殺濫官酷吏，倚強凌弱之人。」那兩個道：「俺們只聽的說，原來果然如此！」盡皆歡喜，便有相愛不捨之情。解珍、解寶道：「我那支軍馬，有十數個頭領，三五千兵卒，正不知下落何處。我想也得好一片地來排陷他。」那兩個道：「你不知俺這北邊地理。只此間是幽州管下，有個去處，喚做青石峪，只有一條路入去，四面盡是懸崖峻壑的高山。若是填塞了那條入去的路，再也出不來。多定只是陷在那裏了。此間別無這般寬闊去處。如今你那宋先鋒屯軍之處，喚做獨鹿山。這山前平坦地面，可以廝殺；若山頂上望時，都見四邊來的軍馬。你若救那支軍馬，捨命打開青石峪，方纔可以救出。那青石峪口，必然多有軍馬，截斷這條路口。此白柏樹極多，惟有青石峪口兩株大柏樹，最大的好，形如傘蓋，四面盡皆望見。那大樹邊正是峪口。更隄防一件，賀統軍會行妖法，教宋先鋒破他這一件要緊。」

解珍、解寶得了這言語，拜謝了劉家兄弟兩個，連夜回寨來。宋江見了問道：「你兩個打聽的些分曉麼？」解珍、解寶卻把劉家弟兄的言語，備細說了一遍。宋江失驚，便請軍師吳用商議。正說之間，只見

小校報道：『段景住，石勇引將白勝來了。』宋江道：『白勝是與盧先鋒一同失陷，他此來必是有異。』隨即喚來帳下問時，段景住先說：『我和石勇正在高山澗邊觀望，只見山頂上一個大氈包滾將下來，我兩個看時，看看滾到山脚下，卻是一團氈衫，裏面四圍裹定，上用繩索緊拴。直到樹邊看時，裏面卻是白勝。』

白勝便道：『盧頭領與小弟等一十三人，正斫殺間，只見天昏地暗，日色無光，不辨東南西北。只聽的人語馬嘶之聲，盧頭領便教只顧殺將入去。誰想深入重地？那裏盡是四面高山，無計可出，又無糧草接濟，一行人馬，實是艱難。盧頭領差小弟從山頂上滾將下來，尋路報信。不想正撞着石勇，段景住二人，望哥哥早發救兵前去接應，遲則諸將必然死了。』

宋江聽罷，連夜點起軍馬，令解珍，解寶爲頭引路，望這大柏樹，便是峪口。傳令教馬步軍兵，併力殺去，務要殺開峪口。人馬行到天明，遠遠的望見山前兩株大柏樹，果然形如傘蓋。當下解珍，解寶引着軍馬，殺到山前。峪口賀統軍，便將軍馬擺開，兩個兄弟爭先出戰。宋江軍將要搶峪口，一齊向前。『豹子頭』林冲飛馬先到，正迎着賀拆，交馬只兩合，從肚皮上一鎗拗着，把那賀拆拗於馬下。步軍頭領，見馬軍先

到贏了，一發都奔將入去。『黑旋風』李逵，手輪雙斧，一迷里砍殺遼兵，背後便是『混世魔王』樊瑞，『喪門神』鮑旭，引着牌手項充，李袞，并衆多蠻牌，直殺入遼兵隊裏。李逵正迎着賀雲，搶到馬下，一斧砍斷馬脚，當時倒了，賀雲落馬。李逵雙斧如飛，連人帶馬，只顧亂剝。遼兵正擁將來，卻被樊瑞，鮑旭兩下衆牌手撞着。賀統軍見折了兩個兄弟，使口中念念有詞，作起妖法，不知道些甚麼，只見狂風大起，就地生雲，黑暗暗罩住山頭，昏慘慘迷合谷口。正作用間，宋軍中轉過公孫勝來，在馬上掣出寶劍在手，口中念不過數句，大喝一聲道：『疾！』只見四面狂風，掃退浮雲，現出明朗朗一輪紅日。馬步三軍衆將向前，捨死併殺遼兵。賀統軍見作法不靈，敵軍衝突的緊，自舞刀拍馬，殺過陣來。只見兩軍一齊混戰，宋兵殺的遼兵東西逃竄。

馬軍追趕遼兵，步軍便去扒開峪口。原來被這遼兵重重疊疊將大塊青石，填塞住這條出路。步軍扒開峪口，殺進青石峪內。盧俊義見了宋江軍馬，皆稱慚愧。宋江傳令，教且休趕遼兵，收軍回獨鹿山，將息被困人馬。盧俊義見了宋江，放聲大哭道：『若不得仁兄垂救，幾喪了兄弟性命。』宋江，盧俊義同吳用，公孫勝，並馬回寨，將息三軍，解甲暫歇。

次日，軍師吳學究說道：「可乘此機會，就好取幽州。若得了幽州，遼國之亡，唾手可待。」宋江便叫盧俊義等一十三人軍馬，且回薊州權歇，宋江自領大小諸將軍卒人等，離了獨鹿山，前來攻打幽州。

賀統軍正退回在城中，爲折了兩個兄弟，心中好生納悶。又聽得探馬報道：「宋江軍馬來打幽州。」番軍越慌。衆遼兵上城觀望，見東北下一簇紅旗，西北下一簇青旗，兩彪軍馬奔幽州來，卽報與賀統軍。賀統軍聽的大驚，親自上城來看時，認的是遼國來的旗號，心中大喜。來的紅旗軍馬，盡寫銀字，這支軍乃是大遼國駙馬太真胥慶，只有五千餘人。這一支青旗軍馬，旗上都是金字，盡插雉尾，乃是李金吾大將。原來那個番官，正受黃門侍郎左執金吾上將軍，姓李名集，呼爲李金吾，乃李陵之後蔭，襲金吾之爵。見在雄州屯扎，部下有一萬來軍馬。侵犯大宋邊界，正是此輩。聽的遼主折了城子，因此調兵前來助戰。賀統軍見了，使人去報兩路軍馬，且休入城，教去山背後埋伏暫歇，待我軍馬出城，一面等宋江兵來，左右掩殺。賀統軍傳報已了，遂引軍兵出幽州迎敵。

宋江諸將已近幽州，吳用便道：「若是他閉門不出，便無準備；若是他引兵出城迎敵，必有埋伏。我軍可先分兵作三路而進：一路直往幽州進發，迎敵來軍；兩路如羽翼相似，左右護持。若有埋伏軍起，便

教這兩路軍去迎敵。」宋江便撥調關勝帶宣贊，郝思文領兵在左，再調呼延灼帶單廷珪，魏定國領兵在右，各領一萬餘人，從山後小路，慢慢而行。宋江等引大軍前來，逕往幽州進發。

卻說賀統軍引兵前來，正迎着宋江軍馬。兩軍相對，林冲出馬，與賀統軍交戰。鬪不到五合，賀統軍回馬便走。宋江軍馬追趕，賀統軍分兵兩路，不入幽州，遶城而走。吳用在馬上便叫：「休趕！」說猶未了，左邊撞出太真駙馬來，已有關勝卻好迎住；右邊撞出李金吾來，又有呼延灼卻好迎住。正來三路軍馬，逼住大戰，殺的屍橫遍野，流血成河。

賀統軍情知遼兵不勝，欲回幽州時，撞過二將，接住便殺，乃是花榮，秦明，死戰定。賀統軍欲退回西門城邊，又撞見「雙鎗將」董平，又殺了一陣。轉過南門，撞見朱全，接着又殺一陣。賀統軍不敢入城，撞條大路，望北而走。不隄防前面撞着「鎮三山」黃信，舞起大刀，直取賀統軍。賀統軍心慌，措手不及，被黃信一刀，正砍在馬頭上。賀統軍棄馬而走，不想脅窩裏又撞出楊雄，石秀兩步軍頭領，齊上把賀統軍掀翻在肚皮上。宋萬挺鎗又趕將來。衆人只怕爭功，壞了義氣，就把賀統軍亂鎗戳死。那隊遼兵，已自先散，各自逃生。太真駙馬，見統軍隊裏，倒了帥字旗，軍校漫散，情知不濟，便引了這彪紅旗軍，從山背後走

了。李金吾正戰之間，不見了這紅旗軍，料道不濟事，也引了這彪青旗軍，望山後退去。

宋江見這三路軍兵，盡皆退了，大驅人馬，奔來奪取幽州。不動聲色，一鼓而收。來到幽州城內，扎駐三軍，便出榜安撫百姓。隨即差人急往檀州報捷，請趙樞密移兵薊州守把，就取這支水軍頭領，併船隻，前來幽州聽調，卻教副先鋒盧俊義分守薊州。前後共得了四個大郡。趙安撫見了來，又大喜。一面申奏朝廷，一面行移薊霸二州，知會再差水軍頭領，收拾進發，準備水陸並進。

且說遼主陛殿，會集文武番官。左丞相幽西字瑾，右丞相太師褚堅，統軍大將等衆，當廷商議：「自宋江侵奪邊界，占了俺四座大郡，早晚必來侵犯皇城，燕京難保。賀統軍弟兄三個已亡，汝等文武羣臣，當國家多事之秋，如何處置？」有都統軍兀顏光奏道：「郎主勿憂！前者奴婢累次只要自去領兵，往往被人阻當，以致養成賊勢，成此大禍。伏乞親降聖旨，任臣選調軍馬，會合諸處軍，尅日興師，務要擒獲宋江等衆，恢復原奪城池。」郎主准奏，遂賜出明珠虎牌，金印勅旨，黃鉞白旄，朱旛皂蓋，盡付與兀顏統軍。「不問金枝玉葉，皇親國戚，不揀是何軍馬，竝聽愛卿調遣。速便起兵，前去征進！」

兀顏統軍領了聖旨兵符，便下教場，會集諸多番將，傳下將令，調遣諸處軍馬，前來策應。卻纔傳令已罷，有統軍長子兀顏延壽，直至演武亭上稟道：「父親一面整點大軍，孩兒先帶數員猛將，會集太真駙馬，李金吾將軍二處軍馬，先到幽州，殺敗這蠻子們八分。待父親來時，壘中捉鼉，一鼓掃清宋兵。不知父親鈞意如何？」兀顏統軍道：「吾兒言見得是。與汝突騎五千，精兵二萬，就做先鋒，即便會同太真駙馬，李金吾，刻下便行。如有捷音，火速飛報。」小將軍欣然領了號令，整點三軍，逕奔幽州來。正是萬馬奔馳天地怕，千軍踴躍鬼神愁。畢竟兀顏小將軍怎生搦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